朱子語類

十九之廿二　論語

綱領　學而

吐13
745
9

朱子語類卷第十九

論語一

語孟綱領

語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經工夫多得效少大雅云
語孟用三二年工夫看亦須兼看大學及書詩所謂興於
詩諸經諸史大抵皆不可不讀德明
某論語集注已改公讀令大學十分熟了却取去看論語
孟子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
學做箇綱子卒亦未易看得賀孫

或云論語不如中庸曰只是一理若看得透方知無異論
語是每日零碎問譬如大海也是水一勺也是水所說
千言萬語皆是一理須是透得則推之其它道理皆通

又曰聖賢所說只一般只是一箇撰善固執之論語則說學而時習之孟子則說明善誠身下得字各自精細真實工夫只一般須是知其所以不同方知其所謂同也而今須是窮究得一物事透徹方知如入箇門方知得則門裏事如何知得

論語只說仁中庸只說智聖人拈起來底便說不可以例求之

論語易曉孟子有難曉處語孟中庸大學是熟飯看其它經是打米爲飯

古書多至後面便不分曉語孟亦然

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說來說去合來合去合成一箇大物

事節。以下孔孟教人

且如孔門教人亦自有等聖人教人何不都教他做顏曾底蚤業而子貢子路之徒所以止於子貢子路者是其才止於此且如克已復禮雖止是教顏子如此說然所以教他人亦未嘗不是克已復禮底道理卓

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則有貫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則自周匝雖有不到處亦不出這理節

問孔子教人就事上做工夫孟子教人就心上做工夫何故不同曰聖賢教人立箇門戶各自不同端蒙

孟子教人多言理義大體孔子則就切實做工夫處教人

孔子教人只從中間起使人便做工夫去久則自能知向上底道理所謂下學上達也孟子始終都舉先要人識心性着落却下功夫做去 端蒙

論語不說心只說實事 節錄作只就事實上說 孟子說心後來遂有求心之病 方子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求箇是底 壿孫 道夫

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合下便有下手處問孔子何故不令人充廣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非充廣而何節

孔子教人只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令蓄得意思在其中使人自求之到孟子便指出了性善是漏洩 德明 祖道

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便發出性善直是漏洩 德明

孟子言存心養性便說得盡至孔子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等語則就實行處做功夫如此則存心養性自在端蒙

孔子之言多且是汎說做工夫如居處恭執事敬言忠信行篤敬之類未說此是要理會甚麼物待學者自做得下夫透徹却就其中見得體段是如此至孟子則恐人不理會得又趯進一着說如惻隱之心與學問之道求放心之類說得漸漸親切今人將孔孟之言都只恁地草率看過了 雉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說來說去曰推是心曰求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簡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漸不如古故孟子極力與言要他從簡本原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答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也但當時不說簡心字耳此處當自思之亦未是大疑處 枡

裴卿問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端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要之夫子所說包得孟子孟子所言却出不得聖人疆域且如夫子都不說出但教人恁地去做則仁便在其中如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能此則心便在到孟子則不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今人作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都教人就事上推究道夫問如孟子所謂求放心集義所生莫是立根本處否曰他有恁地處終是說得來寬曰他莫是以其所以做工夫者告人否曰固是也是他所見如此自後世觀之孔顏便是漢文帝之躬修玄默而其效至於幾致刑措孟子便如唐太宗天下之事無所不為極力去做而其効亦幾致刑措道夫

○端蒙錄一條疑同聞見集與語錄為二

看文字且須看其平易正當處孔孟教人句句是撲實頭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以字將作心字看須是我心中有不受爾汝之實處如仁義是也祖道

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說得實因論南軒泰議處○方子

或問孟子說仁字義甚分明孔子都不曾分曉說是如何曰孔子未嘗不說只是公自不會看耳譬如今沙糖孟子但說糖味甜耳孔子雖不如此說却只將那糖與人喫人若肯喫則其味之甜自不待說而知也廣

聖人說話磨稜合縫盛水不漏如云一言喪邦以直報怨自是細密孟子說得便麤如云今樂猶古樂大王好色公劉好貨之類橫渠說孟子未到聖人處亦只是心麤璘璞

孟子要熟讀論語郎覩思索孟子熟讀易見蓋緣是它有許多答問發揚賀孫○讀語孟

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字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雉

況浸專工於論孟必待其自得

讀論語如無孟子讀前一段如無後一段不然方讀此又思彼擾擾於中這般人不濟無得於書冒中如此做事全做不得

大凡看經書看論語如無孟子看上章如無下章看學而時習之未得不須看有朋自遠方來且專精此一句得之而後已又如方理會此一句未得不須雜以別說相

似者次第亂了和此一句亦曉不得振
人有言理會得論語便是孔子理會得七篇便是孟子子
細看亦是如此蓋論語中言語真能窮究極其纖悉無
不透徹如從孔子肚裏穿過孔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
孔子七篇中言語真能窮究透徹無一不盡如從孟子
肚裏穿過孟子肝肺盡知了豈不是孟子淳
講習孔孟書孔孟徃矣只下能言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
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要須自家說時孔孟默頭道是方
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己見說將去若如此
說孟子時不成說孟子只是說王子也又若更不逐事
細看但以一箇字包括此又不可此名包子又不是孟
子也 力行

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孟子
疑自著之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瑕疵不是自下
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亦甚高不可謂
輒死不傳

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話顏子未必與聞顏子聞得底話
子貢未必與聞今邦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不幸
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 儒用讀論語。

問論語近讀得如何非白所讀底今日再讀見得如何榦
曰尚未熟曰這也使急不得也不可慢所謂急不得
者功効不可急所謂不可慢者工夫不可慢 僩

問敎人論語讀多少曰兩日只雖看曰恁地如何會長進
看此一書且須專此一書便待此透冬如水那邊熱如

次亦不可捨此而觀彼淳

問林恭甫看論語至何處曰至述而曰莫要徒地快這箇
使急不得須是緩緩理會須是逐一章去搜索徙這一一
章透徹後却理會第二章文後通貫却事事會看如嘆
飯樣嘆一一口文嘆一一口得滋味後方解生精血若
只恁地呑下去則不濟事義剛

論語誰讀曰只可看一一二段不可只道理會文義得了便
了須是子細玩味以身體之見前後晦明生熟不同方
是切實賀孫

論讀書之法擇之云嘗作課程看論語日不得過一段曰
明者可讀兩段或三段如此亦所以治躁心近日學者
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

章呆主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徒
人讀書不得挽前去下稍必無所得如理會論語只得理
會論語不得存心在孟子如理會里仁一篇且逐章相
挨理會了然後從公冶長理會去如此便是去僞
論語一日只看一段大故明白底則看兩段須是專一自
早至夜雖不讀亦當涵泳常在胷次如有一件事未了
相似到晚却把來商量但一日積一段一日如此年歲
問自是裏面通貫道理分明蘇
問看論語了未廣云已看一遍了曰大快若如此看只是
理會文義不見得他深長底意味所謂深長意味又他
別無說話只是涵泳久之自見得潘
論語愈看愈見滋味此若欲草草去看盡說得通恐未能

有益凡看文字須看古人下字意思是如何且如前輩作文一篇中須看它用意在那裏舉杜子美詩云更覺良工用心苦一般人看畫只見得是畫一般識底人看便見得它精神妙處知得它用心苦也寓

王子充問學曰聖人教人只是箇論語漢魏諸儒只是訓詁論語須是玩味今人讀書傷快須是熟方得曰論語莫也須揀箇緊要底看否曰不可須從頭看無精無粗無淺無深且都玩味得熟道理自然出曰讀書未見得切須見之行事方切曰不然且如論語第一便教人學便是孝弟求仁便戒人巧言令色便云者也可謂甚切

輔

莫云論語中有緊要底有汎說底且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一部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着理會教透徹盖道體至廣至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窒礙處若謂只言忠信行篤敬便可則自漢唐以來豈是無此等人因甚道統之傳却不曾得亦可見矣僩

先生問論語如何看道夫曰見得聖人言行極天理之實而無一毫之妄學者之用工尤當極其實而不容有一毫之妄曰大綱也是如此然就裏面詳細處須要十分透徹無一毫不盡淳

或講論語因曰聖人說話開口見心心必不只說半截藏着半截學者觀書且就本文上着取正意不須立說別生枝蔓唯能認得聖人句中之意乃善必大

聖人之言雖是平說自然周徧亭亭當當都有許多四方八面不可以一字了些子意思若偏處如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子貢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便說得偏夫子言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自然有先後輕重而子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便有廢

學之弊 端蒙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不於身心上着切體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不違於三月之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矣亦於日月體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不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亦每事省察何者為非禮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 壯祖

德先問孟子說得一段一段痛切如檢死人一相似必有簡致命處孟子一段一段有箇致命處得這般處出方有精神須看其說與我如何與今人如何須得其切處入切看得都困了 揚孟子讀

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

間只有箇闔闢內外入須自體察取祖道。○人傳錄云
裏心在內者却推出去在外者要收向
裏之一一部孟子之云孝子問心之四端廣而
理森然○賜錄云因說仁義曰只有孟子說得好一如曰
孝子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此是從外面收入裏來
放心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
讀孟子非惟看它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
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入若能如此
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個
孟子之書明白親切無甚可疑者只要日日熟讀須教它
在吾肚中先千百轉便自然純熟某初看時要逐句去
看它便覺得意思淺迫至後來放寬看却有條理然此

書不特是義理精明又且是甚次第文章某因讀亦知
作文之法植
孟子全讀方見得意思貫某因讀孟子見得古人作文法
亦有似今人間架淳
孟子文章妙不可言文蔚曰他每段自有一二句綱領其
後只是解此一二句曰此猶是淺者其他自有妙處惟
老蘇文深得其妙蔚
孟子之文恐一篇是一人作又疑孟子親作不然何其妙
也豈有如此出孟子之門而沒世不聞耶方
集注且須熟讀記得方子集注
語吳仁父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公子
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節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此不低此自是學者不肯用工看如看得透存養熟可謂甚生氣質之仁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間逐字稱等不敎偏此下子學者將注處宜子細看又曰解說聖賢之言要義理相接去如水相接去則水流不碍後又云中庸解每番看過不甚有疑大學則一面看一面疑未甚愜意所以改削不已過

讀書別無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獄人相似捱來捱去自家都未要先立意見且虛心只管看看來看去自然曉得某那集注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閑那箇無緊要閑底字越要看旨意裏說是閑字那箇正是緊要字上蔡云人不可無根便是難所謂根者只管看便是根不是外面別討箇根來個前輩解說恐後學誰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須更去注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曉得莫枉費心去外面思量

問集注引前輩之說而增損改易本文其意如何曰其說有病不欲更就下商安注脚又問解文義處或用者字或用謂字或用猶字或直言其輕重之意如何曰是恁地直訓如此猶者猶是如此又問者謂如何曰是恁地集注中有兩說相似而少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

或問集注有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

得聖人之本意但不可知爾復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
拱壽

問語解胡氏爲誰曰胡明仲也向見張欽夫殊不取其說
某以爲不然他雖有未至處若是說得是者豈可廢廣
集注中曾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
程先生經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
人玩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易傳不著本文亦是自成
一書杜預左傳解不看經文亦自成一書鄭箋不識經
大旨故多隨句解
論語集注蓋其十年前本爲朋友問傳去鄉人遂不告而
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所未穩

然誤看讀要之聖賢言語正大明白本不須德地傳註
正所謂記其一而遺其百得其粗而遺其精者也道夫
或述孟子集注意義以問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熟須是日日認過述大學以問曰也只如此只是要日日認過讀
新底了又轉看舊底教十分熟後自別有意思又曰如
雖伏外只管日日伏自會成智孫
初解孟子時見自不明隨着前輩說又不自明不得其要
者多矣方
集注乃集義之精髓道夫○集注集義
問孟子比論語却易看但其間數段極難曉曰只盡心篇
語簡了便難理會且如養氣一章被它說長了極分曉
只是人不熟讀問論語浩博須作年歲間讀然中間切

要處先理會如何曰某近來作論語略解以精義太詳說得沒緊要處多空費工夫故作此書而今看得若不看精義只看略解終是不洽因舉五峰舊見龜山問爲學之方龜山曰且看論語五峰問論語中何者爲要龜山不對久之曰熟讀先生因曰如今且只得挨將去(去聲)

諸朋友若先看集義恐未易分別得又費工夫不如看集注又恐太易了這事難說不奈何且須看集注教熟了可更看集義集義多有好處某却不編出者這處却好商量却好子細看所以去取之意如何須是看得集義方始無疑其舊只恐集義中有未曉得義理費盡心力看來看去近自方始都無疑了(賀孫)

因說吾與回言一章曰便是許多緊要底言語都不曾說得出且說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注能有幾何言語十字是一字其間有一字當百十字底公都把做等閑看了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爲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注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又曰凡看文字端坐熟讀久久於正文邊自有細字注脚迸出來方是自家見得親切若只於外面捉摸箇影子說終不濟事聖人言語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難見若果曾着心而看他道理不出則聖賢爲欺我矣如老蘇輩只讀孟韓二子便翻繹得許多文章出來且如攻城四面牢壯若攻得一面破時這城子已是自家底了不待更攻得那三面方入得去

初學固是要看大學論孟若讀得大學一書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一貫然嘆者久之曰自有這箇道理說與人不信

問近看論語精義不知讀之熟讀而審擇之耳入傳義心

因論集注論語曰於學者難說看裏人所說七縱八橫如相戰之類於其中分別得甚妙然精神短者又難教如此只教看集義文皆平易了興起人不得振

問要看精義不知如何看曰只是逐段子細玩味公記得書否若記不得亦玩味不得橫渠云讀書須是成誦又曰某近看學者須是專一譬如服藥須是專服一藥方見有効

問精義有說得高遠處不知如何看曰也須都子細看取予却在自家若以爲高遠而略之便鹵莽了辣

讀書且須熟讀玩味不必立說且理會古人說教通透如語孟集義中所載諸先生語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理會得今有一般學者見人恁麼說不窮究它說是如何也去立一說來攪說何益於事只贏得一箇理會不得爾廣

讀書須痛下工夫須要細看心粗性急終不濟事如看論語精義且只將諸說相比並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來如識高者初見一條便能判其是非如未能且細看如看按款相似雖未能便斷得它按然已是經心盡知其精矣只管如此將來粗急之心亦磨礱得細密了橫渠

云文欲寄察心欲洪放若不痛做工夫終是難入 德明

看精義須寬着心不可看殺了二先生說自有相關透處如伊川云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如孟子云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事又云作於其心害於其政自當隨文隨時隨事看各有通徹處 德明

讀論語須將精義看先看一段次看第二段將兩段比較得孰失孰是孰非又將第三段比較如前又總一章之說而盡比較之其間須有一說合聖人之意或有兩說有三說有四五說皆是又就其中比較踈密如此便是格物及看得此一章透徹則知便至或自未有見識只得就這裏挨一章之中程子之說多是門人之說多

非然初看時不可先萌此心門人所說亦多有好處聚鄉曰只將程子之說爲主如何曰不可只得以理爲主然後看它底看得一章直是透徹了然後看第二章亦如此法若看得三四篇此心便熟數篇之後迎刃而解矣其嘗苦口與學者說得口破必有依其去着力做工夫者且如格物致知之章程子與門人之說其初讀之皆不敢疑後來編出細看見得程子諸說雖不同意未嘗不貫其門人之說與先生蓋有大不同者矣 驤

讀書考義理似是而非者難辨且如精義中惟程先生說得確當至其門人非惟不盡得夫子之意雖程子之意亦多失之今讀語孟不可便道精義都不是都廢了須借它做階梯去尋求將來自見道理知得它是非方是

自己所得處如張無垢文字淺近却易見也問如何辨得似是而非曰遺書所謂義理栽培者是也如此用工久之自能辨得（德明）

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說只於本文添一兩字甚平淡然意味深長須當子細看要見得它意味方好（淳）

問精義中尹氏說多與二程同何也曰二程說得已明尹氏只說出問謝氏之說多華淡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敬仲）

先生問尋常精義自二程外孰得曰自二程外諸說恐不相上下又問裴鄉客曰自二程外惟龜山勝曰龜山好引證未說本意且將別說折過人若看它本說未分明併連所引失之此亦是一病又問仲思答曰據某恐自

二程外惟和靖之說為簡當曰以某觀之却是和靖說得的當雖其言短淺時說不盡然却得這意思頗之復曰此亦大綱偶然說到此不可以為定也（驤）

明道說道理一一看便好愈看而愈好上蔡過高多說入行不得底說話楊氏然愈看亦愈好上蔡過高多說入行不得底說話楊氏援引十件也要做十件引上來范氏一箇寬大氣象然說得走作便不可曉（端蒙）

上蔡論語解言語極多看得透時它只有一兩字是緊要（賜）

問謝氏說多過不如楊氏說最實曰尹氏語言最實亦多是處但看文字亦不可如此先懷權斷於胷中如謝氏說十分有九分過處其間亦有一分說得恰好處豈可

先立定說今且須虛心玩理大雅問理如何玩曰今當以小說明之一人欲學相氣色其師與五色線一串令入暗室中認之云辨得此五色出方能相氣色看聖人意旨亦要如此精專方得之到自得處不從說來雖人言亦不信蓋開導雖假人言得處須是自得人則無如之何也孔子言語簡若欲得之亦非用許多工夫孟子之言多若欲得之亦合用許多工夫孔子言簡故意廣無矣孟子言多意長前呼後喚事理俱明亦無矣若他人語多則有失其今接士大夫答問多轉覺辭多無益 大雅

原父論語解緊要處只是莊老必大。諸家解

先生問曾文清有論語解曾見否曰嘗見之其言語簡曰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某不及識之想是一精確人故解書言多簡某曰聞之文清每日早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曰此所謂學而時習之與今日學者讀論語不同 可學

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為定夫作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又為論語考異其功漸深而有深害矣至為語解即以己意測度聖人謂聖人為多詐輕薄人矣徐徐載為刊其書越州以行方學者解論語多是硬說須習熟然後有簡入頭處 李札

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嘗孔頴達時未尚孟子只尚論語孝經爾其書全不似疏樣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耳聲

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為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總括得些小便把自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它就聖人意上求看如何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教住如有箇準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枉費心力少刻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意又曰固是要思索思索那曾恁地又舉闕其疑一句歎美之

賀孫○集註讀論孟法

先生嘗舉程子讀論孟切己之說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余正甫云看中庸大事只得其綱而無目如衣服只有領子過當時不曾應後欲問謂之綱者以其自而得名謂之領者以其衣而得名若無目則不得謂之綱矣故先生編禮欲以中庸大學學記等篇置之卷端為礼本正甫未之從過

問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曰孔子言語一似沒緊要說出來自是包含無限道理無些滲漏如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數句孔子初不曾着氣力只似合緊要說出來自是委曲詳盡說盡道理更走它底不得若孟子便用着氣力依文按本據事實說無限言語方說得出此所以為聖賢之別也孟子說話初間定用兩句說起箇頭下面便分開兩段說去正如而今人做文字相似間

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体驗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槩使人優游饜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槩使人探索力討反已自求故伊川曰孔子句句是自然孟子句句是事實亦此意也如論語所言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禮勿視聽言動之類皆是存養底意思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得這心性下落擴而充之於此等類語玩味便自可見 端蒙

問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楚昭王欲封孔子以書社之地子西不可使無晏嬰子西則夫子還受之乎曰既仕其國則須有采地受之可也 人傑○集注序說

楚昭王招孔子孔子過陳蔡被圍昭王之招無此事鄒魯間陋儒尊孔子之意如此設使是昭王招陳蔡乃其下風耳豈敢覬覦無垢所謂者非

語類十九卷終

重鋟朱子語類卷二十

論語二

學而篇上

壽昌

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學而篇皆是先言自脩而後親師友有朋自遠方來在時習之後而親仁在入則孝出則弟之後就有道而正焉在食無求飽居無求安之後毋友不如己者在不重則不威之後今人都不去自修只是專靠師友說話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爲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個

劉問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人只有箇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若心不在那裏得理來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泛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為學之事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為學之道則只在求放心而已心若不在更有甚事雖學習書也只是熟讀常記在心頭便得雖孔子教人也只是學而時習之若不去時習則人都不柰你何只是孔門弟子編集把這箇做第一件若能時習將次自曉得十分難曉底也解曉得義剛

或問學而時習不是詩書禮樂固不是詩書禮樂然無詩書禮樂亦不得聖人之學與俗學不同亦只爭這些子聖賢激人讀書只要知所以為學之道俗學讀書便只是讀書更不理會為學之道是如何淳

問注云學之為言效也效字所包甚廣曰是如此慘學謹思審問明辨篤行皆學效之事也驥容錄云人凡有可效處皆當效之

吳知先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非是學得了頓放在一處却又去習也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鷹乃學習之是也先生因言此等處添入集注中更好銖

讀書講論修飭皆要時習錄

學而時習之雖是講學力行平說然看他文意講學意思
終較多觀則以學文雖曰未學則可見伯羽
或問學而時習之曰學是學別人一行是自家行習是行
熟須在此習之行之也復
問時習是温尋其義理抑習其所行曰此句所包廣只是
學做此一件事便須習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已復禮便須
朝朝暮暮習這克已復禮學効也是効其人未能孔子
便効孔子未能周公便効周公至聖亦然淳
學習須是只管在心常常習得專一定是脫然通解
賀孫
且如今日說這一段文字了明日又思之一番思了又第
二第三番思之便是時習今學者才說了便休學蒙

問如何是時習曰如寫一箇上字寫了一箇又寫一箇當時先生亦逐一書此上於掌中節
國秀問格物致知是學誠意正心是習學是知習是行否
曰伊川云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這未說到行知自有底學自有行底習自有底學自有行底習
如小兒寫字知得字恰似恁地寫這是學便須將心思量
安排這是習待將筆去寫成幾箇字這是行底學今日
寫一紙明日寫一紙又明日寫一紙這是行底習人於
知上不習便要去行如何得人於知上不習非獨是知
得不分曉終不能有諸己賀孫
問程子二說一云時復思繹是就知上習所學在我是就
行上習否曰是如此柄

洽云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
舉之浸漬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淋濕裏面依前乾
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濕程子言時復思繹洽於中
則說極有深意
先生令諸生同講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須以近者譬之
得分曉乃可教小子初授讀書是學也今讀百數十遍
是時習也既熟則不煩惱覆不得此便是說也書字亦
然或問中云學是未知而求知底工夫習是未能而求
能底功夫以此推之意可得矣雜說載魏帝三三橫兩
兩銖誰能辨之明金鍾之令者云人受水自云工
巧見拽繩在虛空蓋有魏二十句陳思
王見二人答後却云臣解得是習字亦善讀矣皆說習
熟之意先生
然之○過

學而時習之若伊川之說則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
上蔡之說則專於力行而廢講究之義似皆偏了道夫
問程云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洽於中則說也看來只就
義理處說後添入上蔡坐如尸一段此又就躬行處說
然後盡時習之意曰某備兩說某意可見兩段者各只
說得一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後又問習爲
數飛也如何是數飛之義曰此是說文習字從羽月令
鷹乃學習只是飛來飛去也

問學而時習之伊川說習字就思上說范氏游氏說都就
行上說集注多用思意而附謝氏坐如尸立如齊一段
爲習於行據賀孫看不思而行則未必中道思得慣熟
了却行無不當者曰伊川意是說習於思天下事若不
先思如何會行得說習於行者亦不是外於思與行
亦不可分說賀孫

坐如尸立如齋學時是知得坐如尸立如齋及做時坐常
是如尸立常是如齋此是習之事也卓
上蔡謂坐如尸坐時習立如齋立時習只是籠侗說成一
箇物恁地習以見立言最難某謂須坐常常照管教如
尸方始是習立常常照管教如齋方始是習逐件中各
有一箇習若恁散說便寬了淳
坐如尸立如齋謝氏說得也驟率這箇須是說坐時常如
尸立時常如齋便是今謝氏却只將這兩句來籠侗說
了不知這兩句裏面倘有多少事逐件各有箇習在立
言便也是難義剛
方叔弟問平居時習而習中每覺有愧何也曰如此只是
工夫不接續也要習須常令工夫接續則得又問尋求

古人意思曰某嘗謂學者須是信又須不信久之却自
尋得箇可信底道理則是真信也大雅
學而時習之須是自己時習然後知心裏說處祖道說
或問不亦說乎曰不得只是學道有說處今人學寫字初
間寫不好到後來一旦寫得好時豈不歡喜又如人習
射初間都射不中到後來射得中時豈不歡喜大抵學
到說時已是進一進了只說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
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終過得險處了見一條平
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時舉
問集注謂中心喜悅其進自不能已曰所以歎諸公將文
字熟讀方始經心方始謂之習習是常常去習今人所
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見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

得看来夫子只用說學而時習一句下面事自節々可見明作

問有朋自遠方来莫是為學之驗否曰不必以驗言大抵明友遠来能相信從吾既與他共知得這箇道理自是樂也或問說與樂如何曰說是自家心裏喜說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外也謨○朋自遠方来

鄭齊卿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曰舊嘗有信從者衆既足以驗已之有得然已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為可樂須知已之有得亦歆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之從之者衆則豈不可樂又曰此段工夫專在時習上做時習而至於說則自不能已後面工夫節節自有来人傑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又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憫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又云緊要在學而時習之到說處自不能已今人學而不能久只是不到可說處到學而不能自已則久久自有此理

祖道

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曰須是自家有這善方可及人無這善如何及得人看聖人所言多少寬大氣象常人褊迫但聞得些善言寫得些文字便自寶藏之以為已物皆他人所不得知者成甚模樣今不必說朋来遠方

是以善及人如自家寫得一字一畫得一片文字而歸人有來者須當告之此便是以善及人處只是待他求方可告之不可登門而告之是徃教也便不可如此卓問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語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謂如傳得師友此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與做及人如有好說話得好文字緊緊藏在籠篋中一如何得及人容

或問有朋自遠方來程先生云推己之善以及人有舜善與人同底意不必如此思量推廣添將去且就此上看此中學問大率病根在此不特近時爲然自鬼德美來已如此孟子餘半矣向来記得與他說中庸鬼神之事也須要說此非功用之鬼神乃妙用之鬼神衮纏說去更無了期只是向高乘虛接渺說了此正如看屋不向屋裏看其間架如何好惡如何堂奥如何只在外畧一綽過便說更有一箇好屋在又說上面更有一重好屋在又如契飯不契在肚裏却向上家討一般書子細沈潛去理會有一看而不曉者有再看而不曉者其中亦有再看而可曉者看得来多不可曉者自可曉果是不曉致疑方問人今来所問皆是不曾子細看書文不曾從頭至尾看只是中間接起一句一字来備禮發問此皆是應故事来問底於己何益將来何用此最學者大病 謙

程子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樂此說是若楊氏云與

共講學之類皆不是我既自未有善可及人方資人相
共講學安得有朋自遠方來 璘
吳仁父問非樂不足以語君子曰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
不樂則何以爲君子時舉云說在它樂有與衆共之之
意曰要知只要所學者在我故說人只爭這一句若果
能悅則樂與不慍自可以次而進 夫時舉
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說是中心自喜說樂便是說之發
於外者 問說樂
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道夫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自是不相干涉要他知做甚
自家爲學之初便是不要人知了至此而後其能不要
人知爾若煅鍊未能得十分如此成熟心裏固有時波
它動及到這裏方真箇能人不我知而不慍也 個人不知不慍
飯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飯了何必問外人
知與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 拱壽
問人不知而不慍曰今有一善便欵人知不知則便有不
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之初不干己事
而亦爲之不平況其不知已乎此則不知不慍所以爲
難時舉
尹氏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此等句極好君子
之心如一泓清水更不起此微波 人傑
問學者稍知爲已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注何以
言不知不慍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已平平恁地過亦不

覺若被人做箇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不慍

或問不亦樂乎與人不知而不慍曰樂公而慍私君子有

公共之樂無私已之怨（時舉○樂不慍）

有朋自遠方來而樂者天下之公也人不知而慍者一已之私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樂慍在物不在已至公而不慍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爲樂曰不似伊川說得大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悶人不

有朋自遠方來則信向者衆故可樂若以講習爲樂則此方有資於彼而後樂則其爲樂也小矣這箇地位大故是高了人不知而不慍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

難不慍不是大故怒但心秉畧有此不平底意思便是慍了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不能如此（夔孫○蒙剛錄同見訓揚）

聖賢言語平鋪地說在裏如夫子說學而時習之自家是學何事便須著時習習之果能說否有朋自遠方來果能樂否人之學所以求人知之不見知果能不慍否（道夫○總論）

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到熟後自然說曰見得漸漸分曉行得漸漸熟便說又問人不知而不慍此是所得深後外物不足爲輕重學到此方始是成否曰此事極難慍非勃然而怒之謂只有此小不快活處便是正叔曰上蔡言此一章是成德事曰習亦未是成德事到人不知而不慍處方是成德（文蔚）

吳子常問學而時習一章首學只是要一箇習習之到熟後自然喜說不能自已今人學所以便住了只是不曾習熟不見得好此一句却係切已用功處下句即因人美之我習而自得未能及人雖說未樂銖

又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善不是自家獨有人皆有

黃問學而首章如始中終之序看時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之是如何樂乎如何是有朋自遠方來便不亦多意思曲折如何只要將三字來包了若然則只消此三字更不用許多話向白君舉在三山請某人學中講說此謂第一節是心與理一第二節是已與人一第三節是人與天一以為奇論可謂作怪淳○黃錄詳別出

問學而首章如始中終之序看時如何曰道理也是恁地然也不消恁地說而今且去看學而時習之是如何有朋自遠方來是如何若把始中終三箇字揩了時便是了更讀箇甚麼公有一病好去求奇如適閒說文子只是他有這一長故謚之以文未見其他不好處今公却恁地去看這一箇字如何解包得許多意思大槩江西人好拗人說鼻它須要說香如告子不知孟子若只恁地說時便入與我一般我須道告子強似孟子王介甫當作一篇兵論在書院中硯下是時他已參政劉貢父見之值客直入書院見其文逐言庶官見執政不應直入其書院且出少頃廳上相見問劉近作劉遂將適間之文意換了言語答它王大不樂退而碎其紙蓋有

兩箇道此則是我說不奇故如此因言福州嘗有姓林者從學而時習是心與理爲一有朋自遠方來是已與人爲一人不知而不慍是人與天爲一君擧大奇之這有甚好處要是它們科擧之習未除故說得如此義剛問橫渠解學而時習之云潛心於學忽忽爲他慮所引去者此氣也震看得爲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心不定便如此橫渠却以爲氣如何曰人誰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時也不柰何得如人擔一重擔盡力擔到前面忽擔不去緣何如此只爲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曰所以不魯下得工夫病痛在何處曰須是有所養曰所謂養者以直養否曰未到以直養處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震又云其初用力久後自然熟否曰心是把捉人底人如何去把捉得他只是以義理養之久而自熟震諸說

范說云習在己而有得於內朋友在人而有得於外恐此語未穩先生問如何卓云得雖在人而得之者在我又安有內外之別曰此說大段不是正與告子義外之說一般卓

見因呈所撰論語精義備說觀二章畢即曰大抵看聖賢語言不須作課程但平心定氣熟看將來自有得處今看老兄此書只是拔成文字元不求自得且如學而時習一章諸家說各有長處亦有短處如云鷹乃學習之謂與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矣此程說最是的當

處如云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此程說正得夫子意於云學在已知不知在人尹氏之言當矣如游說宜其令聞廣譽施其身而人乃不知爲是有命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最是語病果如此說則是君子爲人所不知退而安之於命付之無可奈何却如何見得真不慍處出來且聖人之意儘有高遠處轉窮究轉有深義今作就此書則遂不復看精義矣自此隅下了見識止如此上面一截道理更不復見矣大抵看聖賢語言須徐徐俟之待其可疑而後疑之如庖丁解牛他只尋罅隙處游刃以往而衆理自解若刀亦不鈍今一看文字便就上面端生事謂之起疑且解牛而用刀豁豁開成所以刀要鈍如此如何見得聖賢本意且前輩講求非不熟初學須是自處於無能遵稟他前輩說話漸見實處今一一看求見意趣便爭手奪脚近前爭說一分以其觀之今之作文者但口不敢說耳其意直是謂聖賢有未至他要說出聖賢一頭地角不知於自己本無所益鄉令老兄虛心平氣看聖人語言不意今如此支離大抵中年以後爲學且須愛惜精神如某在官所亦不敢胥留情細務者正恐耗了精神忽有大事來則無以待之大雅

問學而一章曰看精義須看諸先生說學字誰說得好須恁地看林曠之問多把習字作行字說如何曰看古人說學字習字大意只是講習亦不必須是行斡問謝氏游氏說習字似分曉

曰據正文意只是講習游謝說乃推廣習字畢竟也在裏面游氏說得雖好取正文便較迂曲此問伊川解不亦說作說在心范氏作說自外至似相反曰這在人自忖度斡曰既是思繹狹洽於中則說必是在內曰范氏這一句較踈說自是在心說便如暗歡喜相似樂便是商發越通暢底氣象問范氏下面樂由中出與伊川發散在外之說邦同曰然問范氏以不亦說乎作比於說猶未正夫說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問范氏游氏皆以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作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乎如何曰此也是小可爭也未說到命處爲學之意本不欲人知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問謝氏知我者希之說如何曰此老子語也亦不必如此說斡

蔚文夫說胡致堂云學者何仁也曰學字本是無定底字若止云仁則漸入無形體去了所謂學者每事皆當學便實如上蔡所謂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以此推之方是學某到此見學者都無南軒鄉來所說一字幾乎斷絕了蓋緣學者都好高說空說悟定夫又云南軒云致堂之說未的確曰便是南軒主胡五峯而抑致堂某以爲不必如此致堂亦自有好處凡事好中有不好不好中又有好沙中有金玉中有石要自家辨得始得履

致堂謂學所以求仁也仁是無頭面底若將實字來解求仁則可若以求仁解學字又沒理會了直卿云若如此說一部論語只將求仁二字說便了也先生又曰南軒

只說五峰說底是致堂說底皆不是安可如此致堂多有說得好處或有文定五峰說不到處蓋卿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章

問有子言孝悌處先生謂有子言語似有此重復處然是其誠實踐履之言細咀嚼之益有味振

因說陸先生每對人說有子非後學急務又云以其說不合有節目多不直截某因謂是比聖人言語較緊且如孝弟之人豈尚鮮犯上又更作亂曰人之品不同亦自有孝弟之人鮮犯上者自古亦有作亂者聖賢言語寬平不消如此急迫看振

陸伯振云象山以有子之說爲未然仁乃孝弟之本也有子說君子務本立而道生起頭說得重却得孝弟也

者其爲仁之本與却說得輕了先生曰上兩句泛說下兩句却說行仁當自孝弟始所以程子云謂孝弟爲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所謂親親而仁民也聖賢言仁不同此是說數段話都說得反覆曲折惟盡徹近裏說因言有子說數段話都說得反覆曲折惟盡徹一段說得直截耳想是一箇重厚和易底人當時弟子皆服之所以夫子沒後敬以所事夫子者事之也人傑其爲人也孝弟此說資質好底人其心和順柔遜必不好犯上仁便從此生鮮是少對下文未之有也上下文勢如此若巧言令色鮮矣仁鮮字則是絕無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此兩句泛說凡事是如此與上下不相干下文却言孝弟也者方是應上文也故集注着箇大凡也

明作

或說世間孝弟底人發於他事無不和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道理中間斷了下面更生不去承接不來所以說孝弟仁之本李敬子曰世間又有一種孝慈人却無剛斷曰人有幾多般此屬氣稟如唐明皇爲人於父子夫婦君臣分上終無狀却終始愛兄弟不衰只緣寧王讓他位所以如此這一節感動終始友愛不衰或謂明皇因寧王而後能如此這也是他稟面有這道理方始感發得出來若其中元無此理如何會感發得個問于犯在上之人如疾行先長者之類曰然于犯便是那小底亂到得作亂則爲爭鬪悖逆之事矣問人子之諫父母或貽父母之怒此不爲于犯否曰此是孝稟面事安得爲犯然諫又自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亦非凌犯也又問諫爭於君如事君有犯無隱如勿欺也而犯之此說此之謂犯上人臣之諫君亦有簡宛轉底道理若暴揚其惡言語不遜叫喚狂悖此便是于犯矣故曰人臣之事君當孰諫個

問有犯上者已自不好又何至於作亂可見其益遠孝弟之所爲曰只言其無此事論來犯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處乃爲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也上絕無可知當

犯上者鮮矣是對那未之有而言故有淺深若鮮矣仁則是專言這非只是少直是無了但聖人言得慢耳義剛

犯上者鮮矣之鮮與鮮矣仁之鮮不同鮮矣仁是絶無了好犯上者鮮則猶有在下面未之有也方是都無個問君子務本注云凡事專用力於根本如此則孝弟為仁之本乃是舉其一端而言曰否本是說孝弟上面務本是且引来上面且泛言下面是收入来說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皆是本否曰孝弟較親切於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問合當說本立而末生有子何故却說本立而道生曰本立則道隨事而生如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　賀孫

問本立道生曰此甚分明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鄉黨漸漸通透　賀孫

孝弟固是於仁以其先發故是行仁之本　有學　以下孝弟仁之本

子上說孝弟仁之本是良心曰不須如此說只平穩就事上觀有子言其為人孝弟則必須恭恭恭則必無犯上作亂之事是以君子專致力於其本然不成如此便止故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蓋能孝弟了便須從此推去故能愛人利物也昔人有問孝弟是行仁為仁之本不知義禮智之本先生答曰只孝弟是行仁之本義禮智之本皆在此使其從兄事親得宜者行義之本也事親從兄有節文者行禮之本也知事親從兄之所以然者智之本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舍孝弟則無以本

之矣　璘　可學　録別出

問孝弟是良心之發見因其良心之發見爲仁甚易曰此說固好但無執着觀此一意只是云其爲人孝弟則和順底人少間發出來於他事無不和順蓋愛處自有次第道理曰固是人若不孝弟便是這箇道理中間缺斷了下面生不去承接不來了所以說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欤

問孝弟爲仁之本是事父母兄既盡道乃立得箇根本則推而仁民愛物方行得有條理曰固是但孝弟是合當底事不是要仁民愛物方從孝弟做去可學云如草木之有本根方始枝葉敷茂曰固是但有本根則枝葉自然繁茂不是要得枝葉繁茂方始去培植本根南升

陳敬之說孝弟爲仁之本一章三四日不分明先生只令子細看全未與說數日後方作一圖示之中寫仁字外一重寫孝弟字又外一重寫仁民愛物字謂行此仁道

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曰這箇仁是愛底意思行愛自孝弟始又曰親親仁民愛物三者是爲仁之事親是第一件事故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曰知得事親不可不孝事長不可不弟是爲義之本知事親事長之節文爲禮之本知事親事長爲智之本張仁叟問義亦可爲心之德曰義不可爲心之德仁是專德便是難說某也只說到這裏又曰行仁之事又曰此仁字是偏言底不是專言底又曰此仁是仁之一事節

先自孝弟始親ミヲ長ジ而後次第ニ推キ去非若ニ兼愛之無
分別也過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此是推行仁道如發政施仁之仁同
非克己復礼為仁之故伊川謂之行仁學者之為仁
只一念相應便是仁然也只是這一箇道理為仁之本
就事上說克己復礼就心上說又論本字云此便只是
大學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意思理一而分殊雖晝夜
一視同仁然不自親始也不得伯羽
問孝弟仁之本今人亦有孝弟底而不盡仁何故莫是志
不立曰亦其端本不定所謂由之而不知君子而不察
彼不知孝弟便是仁却把孝弟作一般善人且如此過
却昏了又問伊川言仁是本孝弟是用所謂用莫是孝

弟之心油然而生發見於外曰仁是理孝弟是事有是
仁後有是孝弟可學
直卿說孝弟為仁之本云孔門以求仁為先學者須是先
理會得一箇心字上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是說人心
道心集注所謂心之德愛之理須理會得是箇甚底物
學問方始有安頓處先生曰仁義禮智自天之生人便
有此四件如火爐便有四角天便有四時地便有四方
日便有晝夜昏旦天下道理千枝萬葉千條萬緒都是
這四者做出来四者之用便自各有許多般樣且如仁
主於愛便有愛親愛故義愛朋友底許多般道理義主
於敬如貴貴則自敬君而下以至與上大夫天下大夫言
許多般如尊賢便有師之者友之者許多般禮智亦然

但是愛親愛兄是行仁之本仁便是本了上面更無本
如水之流必過第一池然後過第二池第三池未有不
先過第一池而能及第二第三者仁便是水之原而孝
弟便是第一池不惟仁如此而為義禮智亦必以此為
本也夔孫

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
則三坎也鉄

問孝弟為仁之本便是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之
意曰然過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專言之仁偏言之仁曰此方是偏
言之仁然二者亦都相関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
面說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関又要看得
界限分明如此章所言只是從愛上說如云則隱之心
仁之端正是此類至於說克己復禮為仁仁者其言也
訒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
又自不同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此便是都相関說又要人自
看得界限分明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論仁則仁是孝弟之本行仁則當自
孝弟始又云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
也智之實知斯二者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
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以此觀之豈特孝弟為仁之
本四端皆本於孝弟而後見也然四端又在學者子細
省察祖道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是孝弟皆由於仁矣孟子却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却以弟屬義何也

曰孝於父母更無商量

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愛則是理之見於用者也蓋仁性也只是理而已愛是情情則發於用性者指其未發故曰仁者愛之理情已發故曰愛仁之用端蒙。集注。愛之理

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方子

仁是根愛是苗不可便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佐

仁是未發愛是已發節

仁父問仁者愛之理曰這一句只將心性情看便分明一身之中渾然自有箇主宰者心也有仁義禮智則是性發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則是情惻隱愛也仁之端也仁是體愛是用又曰愛之理愛自仁出也然亦不可離了愛去說仁問韓愈博愛之謂仁曰是指情為性了問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問張無垢說仁者覺也曰覺是智以覺為仁覺也是仁裏面物事只是便把做仁不得賀孫

說仁者愛之理曰仁自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軟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

冬則歛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以生意爲仁只是說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都不能譬如穀種蒸殺則不能生也又曰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則發生夏則成苗秋則結實冬則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藏在裏面種而後生也仁義禮智亦然又曰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歛底意思雜

愛之理統包四德如孟子言四端首言不忍人之心便是不忍人之心統包四端也伯羽

仁是愛之理愛是仁之用未發時只喚做仁仁却無形影既發後方喚做愛愛却有形影未發而言仁可以包義禮智既發而言惻隱可以包恭敬辭遜是非四端者端如萌芽相似惻隱方是從仁裏面發出來底端程子曰因其惻隱知其有仁因其外面發出來底便知是性在裏面植

問先生前日以爲仁之本之仁是偏言底是愛之理以觀之似是仁之事非愛之理曰親親仁民愛物是做這愛之理又問節常以專言則包四者推之於體上推不去於用上則推得去如無春則無夏秋冬至於休則有時令下齊有却如何包得四者曰便是難說又曰用是恁地時體亦是恁地問直卿前說仁義禮智皆是仁偏言底是仁之本位此說如何曰全謂之仁亦可只是

問仁者心之德義禮智亦可爲心之德否曰皆是心之德

只是仁專此心之德淳○心之德

知覺便是心之德端蒙

仁只是愛底道理此所以爲心之德泳○愛之理心之德

問心之德愛之理曰愛是箇動物事理是箇靜物事賀孫

愛是惻隱惻隱是情其理則謂之仁心之德德又只是愛

心之德是統言愛之理是就仁義禮智上分說如義便是

宜之理禮便是別之

理會得心之德又曰愛雖是情愛之理是仁也仁

者愛之理愛者仁之用道夫

心之德是兼四端言之愛之理只是就仁體段說其發爲

愛其理則仁也仁兼四端者都是這些生意流行賀孫

其爲人也孝弟章心之德愛之理藏云仁者仁此者也義

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智者知此者也只是以孝

弟爲主仁義禮智只是行此孝弟也先生曰某尋常與

朋友說仁爲孝弟之本義禮智亦然義只是知事親如

此孝事長如此弟禮亦是有事親事長之禮知只是知

得孝弟之道如此然仁爲心之德則全得三者而有之

又云此言心之德如程先生專言則包四者是也愛之

理如所謂偏言則一事者也又云仁之所以包四者只

是感動處便見有感而動時皆自仁中發出來仁如水

之流及流而成大小池方池圓池池雖不同皆由水

而爲之也卓

愛之理是偏言則一事心之德是專言則包四者故合而

言之則四者皆心之德而仁爲之主分而言之則仁是愛之理義是宜之理禮是恭敬辭遜之理知是分別是非之理也 時舉

以心之德而專言之則偏言之則仁便是體惻隱便是用 端蒙

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聖賢所言又或不同如何曰聖賢言仁有就心之德說者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之類有就愛之理說者如孝弟爲仁之本之類 過

楊問仁者愛之理看孔門答問仁多矣如克己等類愛字恐未足以盡之曰必着許多所以全得那愛所以能愛如克己復禮如居處恭執事敬這處豈便是仁所以喚醒那仁這裡須喚醒覺若私欲昏敝這裏便死了沒這仁了又問心之德義禮智皆在否曰皆是但仁專一心之德所統又大安卿問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曰固是愛之理即是心之德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在大裏面淳之理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大底仁其中又有一箇小底仁嘗粗譬之仁恰似今福州太守兼帶福建路安撫使以安撫使言之則統一路州軍以太守言之則統一州太守漳州太守都是一般太守但福州較大耳然太守即是這安撫使隨地施用而見 寓

或問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愛之理便是心之德公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須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

氣又熟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氣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明道所以言義禮智皆仁也今且粗譬喻福州知州便是福建路安撫使更無一箇小底做知州大底做安撫也今學者須是先自講明得一箇仁若理會得後在心術上看也是此理在事物上看也是此理若不先見得此仁則心術上言仁與事物上言仁判然不同了又言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須常要有那溫厚底意思方好時舉仁者愛之理是將仁來分作四段看仁便是愛之理至於愛人愛物皆是此理義便是宜之理禮便是恭敬之理智便是分別是非之理不可見因其愛與宣恭敬與是非而知有仁義禮智之理在其中乃所謂心之德乃是仁能包四者便是流行處所謂保合太和是也仁是箇生理若是不仁便死了人未嘗不仁只是為私欲所昏才克己復禮仁依舊在直卿曰私欲不是別有箇私欲只心之偏處便是汪正甫問三仕三已不為仁管仲又却稱仁是如何曰三仕三已是獨自底管仲出來畢竟是做得仁之功且如一箇人半亡半化有一箇人伏節死義畢竟還伏節死義底是半亡立化濟得甚事爰亞夫問殺身成仁求生害仁曰求生畢竟是心不安理當死即得殺身身雖死而理即在亞夫云要得言仁處頗聚看曰若如此便是縛得急却不好只依次序看

若理會得一段了又相似忘却忽又理會一段覺見得意思轉好南升

或問仁者心之德曰義禮智皆心之所有仁則渾然分而言之仁主乎愛合而言之包是三者或問仁有生意如何曰只此生意心是活物必有此心乃能知善惡必有此心乃能辭遜善惡是非且如春之生物也至於夏之長則是生者長秋之遂亦是生者遂冬之成亦是生者成之百穀之熟方及七八分若斬斷其根則生者喪矣其穀亦只得七八分若生者不喪須及十分收而藏之生者似息矣只明年種之又復有生諸子問仁不同而今曰愛之理云者克已復禮亦只要存得此愛非以克已復禮其次大夫之賢者亦只是要見

禮是仁友其士之仁者事得此愛其餘皆然力行

問愛之理心之德曰理便是性緣裏面有這愛之理所以發出來無不愛程子曰心如穀種其生之性乃仁也生之性便是愛之理也嘗譬如一箇物有四面一面青一面白一面赤一面黑青屬東方則仁也紅屬南方禮也白屬西方義也黑屬北方智也然這箇物生時却從東方左邊生起故寅卯辰屬東方便是這仁萬物得這生氣方生及至巳午未南方萬物盛大便是這生氣已充滿及申酉戌西方則物又只有許多限量生滿了更生不去故生氣到此自是收斂若更生去則無收殺了又至亥子丑北方生氣都收藏然雖是收斂早是又在夷

而發動了故聖人說復見天地之心可見生氣之不息也所以仁貫四端只如此看便見得

問渾然無私便是愛之理行仁而有得於己便是心之德否曰如此解釋文義亦可但恐本領上未透徹爾

問濂溪中正仁義之說先生嘗曰義理才覺有疑便割定腳步且與窮到底謂如說仁便要見得仁是甚物如義如智如禮亦然識得道理一一分曉了然如在目中則自然決洽融會形之言語自別若只仿像測度才說不通便走作向別處去是終不能貫通矣且如仁字有多少好商量處且子細玩索謨退而講曰一性稟於天而萬善皆具仁義禮智所以分統萬善而合為一性者也方寧然不動此理完然是為性之本體及因事感發而見於中節之時則一事所形一理隨著一理之當一善之發也有子謂孝弟行仁之本說者於是以愛言仁而愛不足以盡之以心喻仁而心實宰之必曰仁者愛之理然後仁之體明曰仁者心之德然後仁之用顯學者識是愛之理而後可以全此心之德如何曰大意固如此然說得未明只看文字意脉不接續處便是見得未親切曰莫是不合中分體用言之否曰然只是一箇心便自具了仁之體用喜怒哀樂未發處是体發於惻隱處便却是情因舉天地萬物同體之意極問其理曰須是近裏著身推究未干天地萬物事也須知所謂心之德者即程先生穀種之說所謂愛之理者則正謂仁是

未發之愛愛是已發之仁爾只以此意揣之不須外邊添入道理若於此處認得仁字即不妨與天地萬物同體若不會得便將天地萬物作仁却轉無交涉矣孔門之教說許多仁却未嘗正定說出蓋此理直是難言若立下一箇定說便該拈不盡且只於自家身分上體究久之自然通達程先生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數者又却分看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柔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欵曲研究識盡全体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側看成峰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是一嶺又少時又見一峰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此是學

者緊切用功處宜加意焉 北一條中間初未看得分明後以書請問故發明緊切之語

問愛之理實具于心心之德發而爲愛否曰解釋文義自可實下功夫當如何曰據其已發之愛則知其爲心之德指其未發之仁則知其爲愛之理曰某記少時與人講論此等道理見得未真又不敢斷定觸處問人自爲疑惑皆是臆度所致至今思之可笑須是就自己實做工夫處分明見得這箇消息意味自別如克已復禮敬事出門如見大賓之類亦然克已復禮中尋究仁在何處親切貼到體驗出來不須向外處求謨曰平居時養只克去已私便是本心之德流行發見無非愛而已曰此

語近之正如孔子告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水自流行克己復禮便是孔子意思流行處便是仁謨
先生嘗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論孟中有專就心之德上
說者如克己復禮承祭見賓與答樊遲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也之類有就愛之理上說者如孝弟爲仁之本與愛人
惻隱之心之類過續與朋友講此因曰就入心之德說
者有是心之德陳龍夫云如此轉語方得先生嘗說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蔡季通曰如雍也可使南面是
也先生極然之楊至之嘗疑先生君子而時中解處恐
不必說而又字先生只是未理會此意過曰正如程
子易傳云正不必中中於正之意曰固是既君子人
須時中彼既小人矣又無忌憚先生語輔漢卿曰所看

文字於理會得底更去看又好過
孝弟爲仁之本注中程子所說三段須要看得分曉仁就
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 倜儻集注
孝弟如何謂之順德且如義之 程子說
孝弟則皆是順義剛
伊川說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此二
最切須子細看方知得是解經密察處非若今人自看
得不子細只見於我意不合便胡罵古人也 錄
仁是性孝弟是用用便是情情是發出來底論性則以仁
爲孝弟之本論行仁則孝弟爲仁之本如親親仁民愛
物皆是行仁底事但須先從孝弟做起舍此便不是本
所載程子曰兩段分曉可觀語錄所載他說却未須看

如語録所載盡得孝弟便是仁此一段最難曉不○明
爲仁以孝弟爲本即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論性
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
也無不知敬其兄是皆發於心德之自然故論性以仁
爲孝弟之本爲仁以孝弟爲本這箇仁字是指其周遍
及物者言之以仁爲孝弟之本這箇仁字是指其本体
發動處言之否曰是道理都自仁裏發出首先是發出
爲愛愛莫切於愛親其次便到弟其兄又其次便到事
君以及於他皆從這裏出如水相似愛是箇源頭漸漸
流出賀孫

問孝根原是從仁来仁者愛也愛莫大於愛親於是乎有
孝之名既曰孝則又當知其所以孝子之身得之於父
母父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故孝不特是承順養志
爲孝又當保其所受之身體全其所受之德性無忝乎
父母所生始得所以爲人子止於孝曰凡論道理須是
論到極處以手捫心曰本只是一箇仁愛念動出来便
是孝程子謂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
本仁是性孝弟是用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
弟来譬如一粒粟生出苗苗便是仁是粟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榦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
是榦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淳

由孝弟可以至仁一段是劉安節記最全備問把孝弟喚
做仁之本却是把枝葉做本根曰然賀孫

由孝弟可以至仁則是孝弟在仁之外也孝弟是仁之一

事也如仁之發用三段孝弟是第一段也仁是箇全體孝弟却是用凡愛處皆屬仁愛之發必先自親親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行仁之事也

問孝弟爲仁之本或人之問由孝弟可以至仁是仁在孝弟之中程子謂行仁自孝弟始是仁在孝弟之外曰如何看此不子細程先生所答煞分曉據或人之問仁不在孝弟之中乃在孝弟之外如此建陽去方行到信州程子正說在孝弟之中只一箇物事如公所說程子之意孝弟與仁却是兩箇物事豈有此理直卿曰正是倒看却曰孝弟不是仁更把甚麼做仁前日戲與趙子欽說須畫一箇圈子就中更畫大小次第作圈中間圈子寫一性字自第二圈以下分界作四去各寫仁義礼智

四字仁之下寫惻隱惻隱下寫事親事親下寫仁民仁民下寫愛物義下寫羞惡羞惡下寫從兄從兄下寫尊賢尊賢下寫貴貴於禮下寫辭遜辭遜下寫節文智下寫是非是非下寫辨別直卿又謂但將仁作仁愛看便可見程子說仁主於愛此語最切曰要從裏面說出來仁是性發出來是情便是孝弟孝弟仁之用以至仁民愛物只是這箇仁行自孝弟始便是從裏面行將去這只是一箇物事今人看道理多要說做裏面去不要說從外面來不可曉深處還他深淺處還他淺

行仁自孝弟始蓋仁自事親從兄以至親親仁民仁民愛物無非仁然初自事親從兄行起非是便能以仁遍天下只見孺子入井這裏便有惻隱欲救之心只恁地做

將去故曰安全敦乎仁故能愛只是就這裏當愛者便愛蓋卿

問節如何仁是性孝弟是用曰所以當愛底是仁曰不是曰仁方發得孝弟出來無仁則何處得孝弟先生應次曰問曰先生以節言所以當愛底不是未達曰當字不是又曰未說着愛在他會愛如目能視雖瞑目不動他却能視仁非愛他却能愛又曰愛非仁愛之理是仁心非仁心之德是仁節

舉程子說云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來說得甚險自未知者觀之其說亦異矣然百行各有所屬孝弟是屬於仁者也因問仁包四者之義曰仁是箇生底意思如四時之有春彼其長於夏遂於秋成於冬雖各具氣候然春生之氣皆通貫於其中仁便有箇動而善之意如動而有禮凡其辭遜皆禮也然動而禮之善者則仁也曰義曰智莫不皆然又如慈愛恭敬果毅知覺之屬則又四者之小界分也譬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路王畿之所轄固也然王畿之內是王者所居大而諸路王畿之所轄也小而州縣市鎮又諸路之所轄也若王者而居州鎮亦是王土然非其所居矣又云智亦可以包四者知之在先故也 人傑

孝弟便是仁仁是理之在心孝弟是心之見於事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爲當有孝弟見於愛親便喚做孝見於事兄便喚做弟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都是仁性中何嘗有許多般只有箇仁自親親至於愛物乃是行

仁之事非是行仁仁之本也故仁是孝弟之本推之則義爲羞惡之本禮爲恭敬之本智爲是非之本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是一箇性性只是有箇仁義禮智都無許多般樣見於事有有許多般樣

仁是理之在心者孝弟是此心之發見者孝弟即仁之屬但方其未發則此心所存只是有愛之理而已未有所謂孝弟各件故程子曰何以言之曰孝弟如何問明道曰孝弟有不中理或至犯上既曰孝弟如何又有不中理曰且如父有爭子子一不中理則不能承意遂至於犯上問明道曰孝弟本其所以生乃爲仁之本如何曰此是不忘其所由生底意故下文便接孰不爲事親事之本來說其他愛字皆推向外去此箇愛字便推

向裏來玩味此語儘好問或人問伊川曰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伊川曰非也不知如何曰仁不可言至仁者義理之全不是地位之言不是地位則可以言至又不是孝弟在這裏仁在那裏便由孝弟以至仁無此理如所謂何事於仁必也聖乎聖都是地位之言程先生便只說道盡得仁斯盡得孝弟盡得孝弟便是仁又曰孝弟仁之一事問曰仁是義理之言蓋以仁是自家元本有底否曰固是但行之亦有次序所以爲先於孝弟問伊川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仁人心也皆如所謂乾卦相似卦自有乾坤之類性與心便有仁義禮智都不是把性與心便作仁看性其理情其用心者兼性情而言兼包括乎性情

也孝弟者性之用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情也問伊川何以謂仁是性孟子何以謂仁人心曰要就人身上說得親切莫如就心字說心者無體用而言程子曰仁是性則應是情若孟子便只說心程子是分別體用而言孟子是兼體用而言問伊川曰仁主乎愛愛便是仁否曰仁主乎愛者仁發出來便做那慈愛底事某嘗說仁主乎愛仁須用愛字說被諸友四面攻道不是呂泊恭亦云說得來太易了愛與惻隱本是仁底事仁本不難見緣諸儒說得來淺近了故二先生便說道仁不是如此說後人又却說得來高遠沒理會了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元氣言則春夏秋冬四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是箇坯樸裏便有這底天下未嘗有性外之物仁則為慈愛之類義則為剛斷之類禮則為謙遜智則為明辨信便是真箇有仁義禮智不是假謂之信問如何不道鮮矣義禮智只道鮮矣仁曰程先生易傳說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專言則包四者偏言之則主一事如仁者必有勇便義也在裏面知覺謂之仁便智也在裏面如孝弟為仁之本便只是主一事愛而言如巧言令色鮮矣仁泥愛衆而親仁皆偏言也如克己復禮為仁却是專言纔有私欲則義禮智都是私愛也是私愛譬如一路數州必有一帥自一州而言便是一帥自一路而言只是一州之事然而帥府之屬縣便較易治若要治屬郡之縣却隔一手了故仁只主愛而言又曰仁義禮智共把

來看便見得仁譬如四人分作四處住看了三箇則那一箇定是仁不看那三箇只去求一箇如何討得着又曰仁主乎愛如燈有光看把光做燈又不得謝氏若不知仁則只知克己復禮而已豈有知克己復禮而不知仁者謝氏這話都不甚穩問知覺是仁否曰仁然後有知覺問知覺可以求仁否曰不可問謝氏曰試察吾事親從兄之時此心如之何知此心則知仁何也曰便是這些話心煩人一先生却不如此說問謝氏曰人心之不爲者莫如事親從兄如何曰人心本無爲如何只道事親後兄是不爲也曰恐只以孝弟是人之誠心否曰不然人心那箇是不誠底皆是誠如四端不言信蓋四端皆是誠實底問四肢痿痺爲不仁莫把四肢喻萬物否曰不特喻萬物他有數處說有喻萬物底有只是頃刻不相應便是不仁如病風人一肢不仁兩肢仁爲其不省悟也似此等語被上蔡說便似感過了他專把省察做事省察固是好如三省吾身只是自省看這事合恁地不合恁地却不似上蔡諸公說道去那上面察探要見這道理道理自在那裡何用如此等候察探他且如上蔡說仁曰試察吾事親從兄時此心如之何便都似剩了仁者便有所知覺不仁者便無所知覺恁地却說得若曰心有知覺之謂仁却不得仁字最難言故孔子罕言仁仁自在那裡夫子却不曾說只是教人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說得仁前面話仁者其言也訒仁者先難而後獲仁者樂山之

類便是說得仁後面話只是這中間便着理會仁之体
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是
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知所以近乎仁者便是四端
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不得問先生作克已齋銘
有曰求之於機警危迫之際想正為此設曰後来也改
却不欲說到那裏然而他說仁說知覺分明是說禪又
曰如湖南五峯多說人要識心心自是箇識底却又把
甚底去識此心且如人眼自是見物却如何見得眼故
學者只要去其物欲之蔽此心便明如人用藥以治眼
然後眼明他而今便把孟子愛牛之心井做主說却不知
孟子他此說蓋為有那一般極愚昧底人便着恁地向
他說道是心本如此不曾把做主說諸公於此便要等

候探知這心却恐不如此幹○集義

或疑上蔡孝弟非仁也一句先生曰孝弟滿體是仁内自
一念之做以至萬物各得其所皆仁也孝弟是其和合
做底事若說孝弟非仁不知何從得来上蔡之意蓋謂
別有一物是仁如此則是性外有物也或曰知此心則
知仁矣此語如曰聖門只說為仁不說知仁或録云上
後知覺上說不就為仁處說聖人分明說見已復禮為
仁不曾說知覺底意上蔡一下變云云○蓋卿録云孔門
只說約仁上蔡却說知仁只要見得此心便以為仁上蔡一轉云云

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張子韶出来盡衝突了録云蓋卿
子韶一轉而為陸子靜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出来張子韶之上
子靜盡衝突○方子

問孝弟是行仁之本則上面生字恐著不得否曰亦是仁民愛物都從親親上生去孝弟也是仁仁只孝弟是初頭事從這裏做起問為仁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愛以及物不是去做那仁否曰只是推行仁愛以及物不是就這上求仁如謝氏說就良心生來便是求仁程子說初看未曉似問人看熟了真擬撲不破得

問孝弟為仁之本曰上蔡謂事親從兄時可以知得仁是大不然蓋為仁便是要做這一件事從孝弟上做將去曰就事親從兄上知得仁却是只借孝弟來要知箇仁而已不是要為仁也上蔡之病患在以覺為仁但以覺為仁只將針來刺服上才覺得痛亦可謂之仁矣此大不然也時舉

巧言令色鮮矣仁章

或問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心在外便是不仁也祖道録云他自

巧言令色鮮矣仁曰只是一箇為己為人且如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何害於事若做這模樣務以悦人則不可以巧言為言不誠曰據某所見巧言即所謂花言巧語如今世舉子弄筆端做文字者便是看做這般模樣時其心還在腔子裏否文蔚

問巧言令色鮮矣仁記言辭欲巧詩言令儀令色者何也曰看文字不當如此記言辭欲巧非是要人机巧蓋欲其辭之委曲耳如語言夫子為衛君乎答曰吾將問之之類是也詩人所謂令色者伸

山甫之正道自然如此非是做作底地何不看取上文仲山甫之德令儀令色此德之形於外者如此與鮮矣仁者不于事夫僞

問巧言令色是詐僞否曰諸家之說都無詐僞意思但馳心於外便是不仁若至誠巧令尤遠於仁矣人傑

巧言令色鮮矣仁聖人說得直截專言鮮則絶無可知但辭不迫切有含容之意若云鮮矣仁者猶有此在則失聖人之意矣人傑

問鮮矣仁集注以為絶無恐未至絶無處否曰人多解作尚有此箇仁便粘滯咬不斷了子細看巧言令色心皆逐物於外太體是無仁了縱有些箇仁亦成甚麼所以程子以言令色為非仁絶無二字便是述程子之意

問鮮矣仁先生云絶無何也曰只是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之人一向逐外則心便不在安得謂之仁賴子三月不違仁也只是心在伊川云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謂之非仁則絶無可知南升

問鮮矣仁程子却說非仁何也曰鮮字若對上面說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鮮這便是少若只單說便是無了巧言令色又去那裏討仁道夫

人有此心以其有是德也此心不在便不是仁巧言令色此雖未是大段姦惡底人然心已務外只求人悅便到惡處亦不難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此說極盡若能反觀此心才收拾得不走作務外便自可

與前章程子二兩條若理會得則論語一書凡論仁處皆可通矣論語首章載時習便列兩章說仁次之其意深矣明作

問鮮矣仁章諸先生說都似迂曲不知何說爲正曰便是這一章都生受惟楊氏後說近之然不似程說好更子細玩味問游氏說誠字如何曰他却說成巧言令色鮮矣誠不是鮮矣仁說仁須到那仁處便安排一箇仁字安頓放教却好只消一字亦得不然則三四字亦得又須把前後說來相參子細玩味看道理貫通與不貫通便見得如洙泗言仁一書却只總來恁地看却不如逐段看了來相參自然見得先生因問曾理會得伊川曰論性則仁爲孝弟之本否幹曰有這性便有這仁仁

發出來方做孝弟曰但把這底看巧言令色鮮矣仁便見得且如巧言令色人盡是私欲許多有底便都不見了私慾之害豈特是仁耶義禮智都不見了問何以不曰鮮矣義札記而只曰鮮矣仁曰程先生曰五常之仁如四德之元偏言之則主一事專言之則包四者先生又曰仁與不仁只就向外向裏看便見得且如這事合恁地方中理必可以求仁亦不至於害仁如只要人知得恁地便是向外問謝氏說如何曰謝氏此一段如亂絲須逐一剔撥得言語異同巧言字如何不同又須見得有箇總會處且如辭欲巧便與遜以出之一般這顏色與什山南之令儀令色都是自然合如此不是旋做底惡訐以爲直也是箇巧言令色底意思巧言令色便

要人道好他便要人道實色爲而内荏又是今色之在
者也　賜

語類卷二十終

朱子語類卷第二十一

論語三

學而篇中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周伯壽問爲人謀而不忠三句不知是此三事最緊要或是偶於此照管不到曰豈不是緊要若爲人謀而不忠既受人之託若不盡心與他理會則不惟欺人乃是自欺且說道爲人謀而不忠後這裏是幾多病痛此便是謹獨底道理　蓋卿

伯壽問曾子只以此三者自省如何曰蓋是来到這裏打不過又問忠信曰忠以心言信以事言青是青黄是黄這便是信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故明道曰忠信内

外也這內外二字極好節

問曾子三省曰此三省自是切己底事為人處如何不要忠才不忠便是欺矣到信知就事上去看謂如一件事如此為人子細斟酌利害直似己事至誠理會此便是忠如這事我看得如此與他說亦是如此只此便是信程先生云脩物無違之謂信極好不須做體用說謙

裴卿言曾子三省固無非忠信學者之事然人之一身大倫之目自為人謀交朋友之外得無猶在所省乎曰曾子也不是截然不省別底只是見得此三事上實有纖毫未到處其他處固不可不自省特此三事較急耳大凡看文字須看取平真有此小偏重處然也用時候到

曾子三省只是他這此未熟如今人記書熟底非全不記但未熟底比似這箇較用著心力照管這也是他打不過處又云為人謀而不忠也自是難底事大凡人為己謀便盡為人謀便未必盡直卿因舉先生舊說云人在山路避人必須立已於路後讓人於路前此為人謀之不忠也如此等處蹉過多少道夫

問曾子三省看來是常下便省得才不是處便改不是事過後方始去改省了却又休也只是令下省得便與它改缺

三省固非聖人之事然是曾子晚年進德工夫蓋微有這

此子查滓去未盡耳在學者則當隨事省察非但此二者而已錄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以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見得然未一以貫後也要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淳

爲人謀時竭盡自己之心這箇便是忠問如此則忠只是箇待人底道理曰且如自家事親有不盡處亦是不忠節之爲人謀不忠

爲人謀而不忠乎爲他人謀一件事須盡自家伎倆與他思量便盡己之心不得毫髮藏裂姑爲它謀如烏喙是殺人之藥須向他道是殺人不得說道有毒如火須向他道會焚灼人不得說道只是熱如今人爲己謀必盡

爲他人謀不曾着心謾爾如此便是不忠泳

問爲人謀有二意一是爲人謀那事一是這件事爲己謀則如此爲人謀則如彼曰只是一箇爲人謀那裏有兩箇文勢只說爲人謀何須更將爲己來合插此項看爲人謀不忠如何便有罪過曾子便知人於爲己謀定是忠便不必說只爲人謀易得不忠爲人謀如爲己謀便是忠不如爲己謀便是不忠如前面有虎狼不避去說與人不須去便是忠若道去也得不去也得便是不忠文勢如此何必拗轉枝蔓看文字自理會一直路去豈不知有千蹊萬徑不如且只就一直路去久久自然通透如精義諸老先生說非不好只是說得忒寬易使人向別處去其所以做箇集注便要人只恁地思量文義

曉得了只管玩味便見聖人意思出來寓

為人謀而不忠謀是主一事說朋友交而不信是泛說人自為謀必盡其心到得為他人謀便不子細致悞他事便是不忠若為人謀事一似為已為盡心爰孫

問為人謀而不忠與朋友交云云曰人之本心固是不要不忠信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箇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箇病却最重徃徃是才有這箇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裏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察時舉。寓錄同別出

善問云云曰未消說計較只是為別人做事自不着意這箇病根最深於計較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已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形便有此事這處須用省察寓

為人謀而不忠乎人以事相謀須是子細量度善則令做不善則勿令做方是盡已若胡亂應去便是不忠或謂人非欲不忠於人緣計較利之所在才要自家利火閒便成不忠於人曰未說到利處大率人情處自已事時甚着緊把他人便全不相干大段緩了所以為不忠人須是夫却此心方可明作

問為人謀交朋友是應節事物之時若未為人謀未交朋友之時所謂忠信便如何做工夫曰程子謂舜鷄鳴而

却孳孳為善若未接物時如何為善只是主於敬此亦只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寓録作令勿偏倚便是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處淳寓録畧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凡事要當用自家實底心與之交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泳。寓録朋友交

忠信實理也道夫。忠信以理言只是一箇實理以人言之忠信以人言之蓋忠不因人做出來不見得這道理則是忠信蓋不因人做出來不見得這道理端蒙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忠如此端蒙

忠信只是一字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不違則為信忠是忠信只是一箇實字意思但說處不同若只將做有諸己說未是祖道

信是言行相顧之謂道夫

林子武問盡己字本是忠字之注脚今又要討盡己之謂忠曰盡己字如此是隔幾重何不試思自家為人謀

時已曾盡不曾便須覓得盡已底意思也　閻祖。盡已之謂忠

問盡已之謂忠不知盡已之甚麼曰盡已之心又曰今人好說且恁地便是不忠節

問盡已之謂忠曰盡時須是十分盡得方是盡若七分盡

得三分未盡也不是忠又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子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出於忠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卓

問盡已之忠聖人莫便是此忠否曰固是

學者是學聖人而未至者聖人是為學而極至者只是一箇自然一箇勉強爾惟自然故久而不變惟勉強故有時而放失因舉程子說孟子若做孔子事儘做得只是未能如聖人龜山言孔子似知州孟子似通判權州此喻甚好通判權州也做得只是不久長　壯　祖

或問學者盡已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底衆人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學蒙

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忠者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

信以用也沫。盡己謂忠以實謂信

文振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来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德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振說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發已自盡便是盡己循物無違譬如香炉只喚做香炉桌只喚做桌便着實不背了若以香炉為桌桌為香炉便是背了它便是不着實

問盡己之謂忠曰盡己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如為人謀一事須直與它說這事合做與否若不合做則直與說這事決然不可為不可說道這事恐也不可做或做也不妨此便是不盡忠信即是忠之見於事者所以說忠信內外也只是一物未有忠而不信者亦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只是忠則專就發已處說信則說得来周遍事上都要如此問忠信為傳習之本曰人若不忠信更無可得說習箇甚麼

林正卿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自中心而發出者忠也施於物而無不實者信也且如甲謂之甲乙謂之乙信也以甲為乙則非信矣與發已自盡循物無違之義同又問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與盡己之忠如何曰不同曾子答門人一貫之問借此義以形容之耳人傑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

說如今人要做一件事是做出在外是信如今人問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見於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物若心不實發出來更有甚麼物事賀孫

忠就心上看信就事上看忠信內外也集注上陳此一句甚害事方子 集注諸事

某一日看曾子三省處集注說亦有病如省察已做底事曾子省察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為人謀而不忠乎節

問集注云三句又以忠信為本窃謂傳習以忠信為本以下一節如說則以學文就有首

正焉之類都是先說一箇根本而後說講學意

伯豐舉程先生曰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誠便是忠信否曰固是至之問集注說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曰大抵前面許多話皆是以忠信為本之意若無忠信便不是人如何講學

問集注三者之序又以忠信為本人若不誠實便傳也傳箇甚底言未畢先生繼云習也習箇甚底南升

問尹氏謂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莫也須傳學而後守之以約否曰參也曾其為人質實心不大段在外故雖所學之博而所守依舊自約道夫

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守約是於樸實頭省氣力處用功方子

問諸子之學愈遠而失真莫是言語上做工夫不如曾子用心於內所以差否曰只為不曾識得聖人言語若識得聖人言語便曉得天下道理曉得理便能切己用工如曾子也明作

問伊川謂曾子三省忠信而已不知此說盡得一章意否曰伊川之意似以傳不習為不習而傳與人亦是不忠信者問如此說莫倒了語意否曰然但以上文例推之也都恁地要之亦不須如此說大抵學而篇數章皆是以忠信為本而後濟之以學道大○集注

或問敬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曰忠信只是一字只是就這一物上見有兩端如人問自家這件事是否此事本是則答之以是則是發已自盡此之謂忠其事本是則是循物無違為信如何循物無違曰只是依物而實言之忠信只是一箇道理發於已者自然竭盡便是忠見諸言者以實便是信循物無違如這桌子黃底便道是黃黑者便道是黑這便是無違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者之謂乎見於事者之謂信卓

問發已自盡為忠曰發已是從這已上發生出來盡是盡已之誠不是盡已之理與孟子盡心不同如十分話對人只說七分便是不盡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盡已之謂

忠以實之謂信此語已都包了如盡便喚做盡揩
揩若將揩喚做盡便違背了忠是体信是用自發已自
盡者言之則名為忠而無不信矣自循物無違者言之
則名為信而無不出於忠矣淳

問發已自盡為忠何以不言友已曰若言友已是全不見
用處如何接得下句來推發此心一更無餘蘊便是忠處
恕自在其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分話只此便是
不忠循体事物而無所畢違是之謂信後來伊川件件
見此說尚晦故更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
當分明大雅

問何謂發已自盡曰且如某今病得七分對人說只道
兩分這便是發於已者不能盡何謂循物無違曰正如
恰方說病相似他本只是七分或添作十分或減作五
分這便不是循物便是有違要之兩箇只是一理忠是
有諸內信是形諸外忠則必信信則必是曾忠他本作不信必作是不曾忠所以謂表裏之謂也問伊川謂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忠信內外也只是這意曰然明道之語周於事物之理便恁地圓轉伊川之語嚴故截然方正大抵字義到二程說得方釋然只如忠信二字先儒何嘗說得到此伊川語解有一處云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被他秤停得也不多半箇字也不少半箇字如他平時不喜人說文章如易傳序之類固是說道理如其他小小記文之類今取而讀之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居父曰盡已之謂忠今

有人不可以盡告則又當如何曰聖人到這處又却有義且如有人對自家說那人後自來問自家儻其人凶惡若盡已告之必至殺人夫豈可哉到這裏又却是一箇道理所以聖人道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蓋信亦近義則不可以復道夫（錄別出寓）

仲思問如何是發己自盡又問循物無違曰亦譬之足實是病足疾舉足言曰足有四分痛便說四分痛與人說三分便不是發己自盡又問循物無違曰亦譬之足實是病足行不得便說行不得行得便說行得此謂循其物而無違楊舉伊川言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伊川之說簡察明通較又發越也寓因問忠信實有是事故實有是言則謂之忠信今世間一等人不可與露心腹處

仁得隱護其短語如此亦為忠信之權乎曰聖人到這處却有箇義存焉有可說與不可說又當權其輕重如不當說而說那人好殺便與說這人當緩須便去救他始得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不近義豈所謂信因說伊川講解一字不苟如論語中一項有四說極的當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直是不可移易如忠恕處前輩說甚多惟程先生甚分曉因問集注說忠恕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此借學者之事以明之在聖人則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如此則忠恕却有兩用不知如何曰皆只是這一箇學者是這箇忠恕聖人亦只是這箇忠恕天地亦只是這箇忠恕但聖人熟學者生聖人自胷中一流出學者須著

勉強然看此忠恕二字本為學者做工夫處說子思所
謂違道不遠正謂此也曾子懼門人不知夫子之道故
舉學者之事以明之是即此之淺近而明彼之高深也
寓

循物無違即是以實但說得較詳閔祖

循物無違為信循此事物不違其實銖

循物無違謂信物之大曰大小曰小此之謂循物無違物
之大曰小小曰大此之謂違於物僩

問循物無違謂信曰物便是事物信主言而言蓋對忠而
說在已無不盡之心為忠在人無不實之言為信木之
或問循物無違謂信物是性中之物否曰那箇是性外之
物凡言物皆是面前物今人要高於聖人了便嫌聖人

說眼前物為太卑須要樓起了說如所謂有物有則之
物亦只是這眼前物語言物也而信乃則也君臣物也
仁與忠乃則也學義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為表裏內外何也曰盡已之謂忠見
於事而為信將彼已者亦得敬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
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
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
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忠則又信矣又
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
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
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曰一心之謂誠盡
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問伊川曰以

賢之謂信何也曰此就事而言故曾子言信便就交際上說問范氏以不忠作有我與人以不信作誠意不至游氏以忠為操心以信為立行楊氏以不忠作違仁以不信作違道三說皆推廣非正意先生曰一說不同然操心立行底較得誠意不至有我與人底寬違道違仁底疏問傳不習乎曰傳入以己所未嘗習之事然有兩說幹

謝先生解論語有過處如曾子為人謀而不忠只說為人謀而上蔡更說不居靜慮所以處人使學者用工不專故說論語孟子惟明道伊川之言無弊和靖雖差低而却無前弊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學聚問辨矣而繼之

寬居信道篤美而先之以執德弘人心不可促迫須令着得一善又着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着一般第二一般來便未着得如此則無緣心廣而道積也 洽

問曾子用心於內工夫已到又恐為人謀而不忠朋友交而不信傳而不習且加省察求歆以盡乎人也先生細思之曰如何分內外得游氏之說正如此為人謀不忠便是已有未盡處去那裏分作內外果如此則多學而識之者敬容

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信只是一理但忠是盡己信却是於人無所不盡猶曰忠信內外也 端蒙

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 淳

道千乘之國章

道千乘之國道治也作開道無義理道之以政方可訓開導人傑

因說千乘之國疏云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零箕不徹曰此等只要理會過識得古人制度大意如至微細亦不必大段費力也問祖

問敬事而信疑此敬是小心畏謹之謂非主一無適之謂曰遇事臨深履薄而為之不敢輕不敢慢乃是主一无適伯羽

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之本問祖

問道千乘之国一章曰這五句自是五句事只當逐句看

是合當有底無底合當做底不當做底不消如做時文要着兩句來包說又問程先生云聖人之言兼通上下二恐是聖人便見得道理始終故發言自是該貫衆人緣不見得所以說得一頭又遺了一頭曰這箇也不干見事但衆人說得自是不及聖人說話聖人說得自別便是大賢說話也自是不及聖人蓋聖人說得來自是與人別若衆人非無見如這五事衆人豈不見得但說時定自是別有關竅決不及聖人也燾

問道千乘之国章詩龜山說此處極好看今若治國又問須是此五者則君臣上下漠然無干涉何以為國又問須是先有此五者方可議及禮樂刑政曰且要就此五者反覆推尋省古人治国之勢要此五者極好看若每章翻

来覆去看得分明若看二十章敬道便有長進（南升○賀孫錄別出）

○集注

文振說道千葉之国曰龜山最說得好須看此五者是要緊古聖主所以心如此若此五者蓋有是五者而後上之意接於下下之情方始得親於上上下相関方可以為治若無此五者則君抗然於上而民蓋不知所向有此五者方始得上下交接賀孫

問道千乘之國楊氏云未及為政也曰然此亦是政事如敬事而信便是敬那政事節用有節用之政事愛人有愛人之政事使民之政事這一段是那做底子細思量若無敬看甚事做得成不敬則不信不信則不能節用愛人不能使民以時矣所以

節用那敬字上若不敬則雖敬信不可得如出二十一会敬一號自家把不當事心了便是不信然又敬須信若徒能敬而號令施於民者無信則為徒敬矣不信固不能愛人然徒能節用而不愛人則此財為誰守邪不愛人固不能使民以時然徒能愛人而不能使民以時雖有愛人之心而人不被其惠矣要之根本工夫都在敬字若能敬則下面許多事方照管得到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這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敬此是最緊處（僩）

子升問集注云五者相因各有次序曰聖人言語自是有倫序不應胡亂說去敬了方會信信了方會節節用了方會使民以時又敬了須是信信

了須是節用節用了須是愛人愛人須是使民以時如後面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之類皆似此有次第又問學而一篇多是務本之意獨此章言及為政是如何曰此便是為政之本如尊五美屏四惡行恩之時棄殘之類無此基本如何做去曰如子升問如何信了方能節用曰無信如何做事如朝更夕改雖商鞅之徒亦不可為政要之下面三事須以敬信為主曰如此則凡事都着信不止與節用相繫屬曰固是曰如之何問五事反復相因各有次第曰始初須是敬方能信信方真箇節節用方是愛人能真箇愛人方能使民以時然世固有能敬於已而失信於人者故敬了又有信亦有能信於人而自縱奢侈者故信了又用節用亦有自儉嗇而不能推愛他人者故節用了又用愛人愛了又用使民以時使民不以時却是徒然也

明作

道子棐之問五者相因這只消從上順說又須是事事敬方會信統信便當定如此若恁地慢忽便沒有成今日恁地明日不恁地到要節用會節用今日儉明日奢便不是節用會節用如何會愛民既無愛民之心須着信於民只恁地守箇敬不得雖是信又須着務節儉雖會節儉又須着有愛民之心終不成自儉嗇而愛不及民如隋文帝之所為雖則是愛民又須着課農業

不奪其時　賀孫

吳伯遊問道千乘之國三句反覆相因各有次第曰不敬於事沒理會雖有號令何以取信於人無信則朝僉庶奢鳥能節用不節用則傷財害民烏能愛人若不愛人則不能使民以時又說既敬了須用信或有敬而不能信者時舉錄作世固有能敬於民者信又用節用有能節用者信於人而自縱欲奢侈者節用又用愛人有愛惜官物時舉錄作有自卿大夫而不能施恵於百姓者愛人又用使民以時使不以時亦徒愛耳又問楊氏謂未及為政今觀使民以時又似為政曰孟子說不違農時只言王道之始未大段是政事在鉢掌同時舉錄作事同問敬事而信章五者相承各有次第是能如此而後能如

卻如既如此更要如彼耶曰能恁地敬便自然信下句又是轉說節用了更須當愛人愛人了更當使民以時有一般人敬而不能信有一般人能節用只是吝嗇却不能愛人故能敬便自然信而敬又不可以不信聖人言語自上說下來也恁地自下說上去也恁地聖人言語都如此曰信與節用有何相關曰信是的確若不的確有時節又不節儉

陳希真問須生敬了方可以信先節用了方可以愛人又須是使民以時是如此否曰這般處從上說下固是一般意恵如敬事而信固是有般意恵從下說上又是一般意恵如敬事而信固是有又凡事要誠信然未見有不敬處便是不實有人知節用然不知愛民則徒然節者於己本不為民有人知

所以愛人却不知勿奪其時這般處與君子不重則不威一章都用恁地看賀孫

弟子入則孝一章力行有餘暇便當學六藝之文要知得事父兄如何而為弟弟言行如何而能謹信語尚未終先生曰下面說得支離了聖人本意重處在上面言弟子之職須當如此下面言餘力則學文大凡看文字須認聖人語脉不可分毫走作若說支離將來又生出病痛南升

問泛愛衆曰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上文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汎愛爾曰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行者自當親其仁自

當汎愛蓋仁是箇生底物事既是生底物便具生之理生之理發出便是愛纔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恭敬自有箇意思池本作思意如何漠然無情不相親寓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不著若只說汎愛又流於蕩愛矣僩

問而親仁曰此亦是學文之本領蓋不親仁則本末是非何從而知之盡

問行有餘力所謂有餘莫是入孝出弟之理行之綽綽然有餘裕否曰誰敢便道行之有餘裕如汎愛衆而親仁之可愛便有行者於此得以時時親仁之爲常無事則學文講義至事與吾接則又出而應之入孝出弟亦是當孝當弟之時行謹言信亦是如此他時有餘力自當學文寓

問則以學文曰此論本末先後本末今人只是先去學文又且驗平日果能孝弟恭謹誠信愛衆親仁乎如此方學文此五句又以孝弟為本不孝則不能弟弟不弟縱行謹言信愛衆親仁亦何用鉢

歐陽希遜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文在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文又在先如何曰博學於文也不說道未有行有餘力以上許多事須是先有許多了方可以學文且如世上有人不孝出不弟執事不謹出言不信於衆又無愛於仁又不能親道要去學文實是要去學不得

賀孫

汎愛不是个人去愛他如群居不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

聒噪他及自占便宜之類是也無弟子之職以為本學得文辭慧事此言雖近真箇行得亦自大段好文是詩書六藝之文詩書是大段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人小學便有此等今皆無之所以難問集注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六藝如何考究得成法曰小學中一事具得這事之理禮樂如此所以為禮樂者如此從此上推將去如何不可考成法緣今人都無此學所以無考究處然今詩書中可考或前言往行亦可考如前輩有可法者都是人須是知得古人之法方做不錯若不學文任意自做安得不錯只是不可先學文耳子夏矯枉過正放重一邊一文成重了不似此章聖人說得兩無欠闕如棘子成矯當時之

弊說得質太重子貢又矯揉子成之弊邦道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都偏了惟聖人之心和平所謂高下小大皆宜左右前後不相悖說得如此盡明作○集注云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識事理之當然且上五一件條自皆是天理人倫之極致能力行則必能識事理之當然矣如集注之說則是學文又在力行之先曰若不學文則無以知事理之當否如為孝為弟亦有不當處孝於事親然事父之敬與事母之愛便別了車不學文則事事做不得節胡氏雖則以學文謂古者有業文之家今觀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左傳中數處誥命大抵文意相類及以閱官殷武末章觀之誠恐古人作文亦須有箇格樣遞相祖述

必大

賢賢易色章

問賢賢易色有兩說曰只變易顏色亦得但覺說得太淺斯須之間人誰不能未知他果有誠敬之心否須從好色之說便見得賢賢之誠處明作

問變易顏色莫是待臨時易色未善曰亦不必如此說只是下面致其身竭其力太重變易顏色太輕耳可學

敬之問賢賢易色有二說曰變易顏色有偽為之者不甚從上蔡說易其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德明

問賢賢易色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去說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已分明說了儒用

事父母能竭其力為之不可揉推只做七一八一

分留兩三分淳

或問事君致其身曰致身一如送這身與他便看他將來如何使時舉

事君能致其身集注謂不有其身是不為己之私計也作明袁子節問賢賢易色章曰資質好底也會恁地問學也只是理會許多事明舉

漢臣說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先生曰此還是已學那蓋人固是資稟自好不待學而自能盡此數條者然使其為學則亦不過學此數者耳故曰人雖以為未學吾必以為已學也時舉

問賢賢易色章為學之道只要就一個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曰必竟是曾學未學曰先生所謂非其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曰看得是曰今日未歇看君子不重不威一章又見稍長不敢貪多曰慢看不妨只要常常反覆玩味聖人言要言見着落處又云近覺多病恐來日無多歇得朋友勇猛近前也要相傳某之心便是公之心一般南升

子夏之言不免有弊蓋孔子上章但是平說子夏此章皆是說到誠處說得重了然今有這樣人若不是他學問來又不是天資高安能如此但子夏說得太礱了故謂其辭氣抑揚太過也夔孫

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有資稟高會做許多事底但子夏此兩句被他說殺了所以吳氏謂其言之有弊明作

易色須作好德如好色說若作變易顏色恐裏裡欠字

多這也只是敬賢之誠問此四事莫是箇處得極至只得如此否曰這地位儘高問伊川曰學求如是而已如何曰這却和學字說在裏面子夏本言却作不須學底意思吳才老以子夏此言與子路何必讀書之說同其意固善然其弊皆至於廢學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方為聖人之言此說却好子夏既說殺了雖是上面說務本終不如聖人之言也幹

吾必謂之學矣子夏此話說得激有矯枉過直意思聖人便不如此且看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多少渾成他意只欵反本故說得如此激如棘子成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這便全是有激之論子貢說文猶質也質無

文也這也有病質與文似不同一言可以喪邦有諸聖人便說言不可若是其幾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又說如其善而莫之違固是好如不善而莫之違不幾乎一言而喪邦如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都是偏就其間論之便須說奢與易有輕重聖人說話都自恁地平向伯恭見此說甚以為看得出賀孫

林一之問賢賢易色章曰他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固為激切之辭覺得那一邊偏重聖人言語便平如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不專是儉喪只專是戚也砥

義剛說賢賢易色一章先生接集注所言云此不若上章但謂力等事比上面入孝出弟之類較重所以子夏謂

吾必謂之學矣義剛

或問夫子言則以學文子夏言吾必謂之學矣兩章旨聖人之言由本及末先後有序其言平正無險絶之意子夏則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絶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故未免有弊然子夏之意欲人務本不可謂之不是但以夫子之言比之則見其偏之若此也 人傑

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君子不重則不威既曰君子何以不重不威此是大槩說君子之道如此主忠信是誠實無僞樸實頭主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程子曰不誠無物謂如去水南邨說去水北實不曾去水北便無這去永北一事明作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故學則不固與不重不威只一套事

主忠信忠以心言信以事言以實之謂信

主忠信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本水之無原更有甚底一身都空了今當反省自身能盡己之心能不違於物乎若未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則是不忠信凡百處事接物皆是不情實且謾為之如此四者皆是身修之要就其中主忠信又是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學亦是且謾為學取明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學而一篇首三言之南升

問明道曰不誠則無物如何曰實有此理便實有此事且如今向人說我在東邨走西去那一邊便成誕了問

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何也曰以人言之則為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如惟天下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

問集注不誠無物一節曰心無形影惟誠時方有這物事今人做事若初間有誠意到半截後意思懶散謾做將去便只是前半截有物後半截無了若做到九分這一分無物時舉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凡應千事物之來皆當盡吾誠心以應之方始是有這箇物事且幹一件事自家心不在這上這一事便不成便是沒了這事如讀書自家心不在此便是沒這書 賀孫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又不曾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未才間斷處以後便皆無物忠信所以進德是有這骨子然後能進德如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未違以前便有始未才失照管處便無矣又須到再接續處方有終始惟天地聖人未嘗有

誠實方有這物若只裏說莊敬肚裏自慢忽只裏說誠實肚裏自狡偽則所接事物還似無一般須是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截定而不可易方有這物且如欺為善又有箇為惡意思欺為是又有為非意思這只是不實如

問人道惟在忠信不誠無物曰說道恁地又不曾真箇恁地便是不誠無物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惡又不曾為惡便是無此物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始有未才間斷處以後便皆

一息間斷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嘗間斷間斷造化便
死了故天生箇人便是箇人生出箇物便是箇物且不
曾生箇假底人物來仲思問如陰陽舛錯兩暘失時亦
可謂之誠乎曰只是垂錯不是假底依舊是實在人只
是不要外面有裏面无且如讀書十遍初四遍心在後
六遍心不在只是口頭讀過便只第一遍至第四遍是
始是終第六遍後便只似不曾讀一般便是物也又問
吾不與祭如不祭是不誠无物否曰然伯羽○道夫錄云潛卿問人道
唯在忠信不誠無物只說道為善又不曾為得善說道
惡惡又不曾為惡便是無物如人做事只至誠處便有
始有未嘗間斷處便無物天地造化聖人德業未嘗有
一息之間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嘗間斷則有此間斷
造化便死了故生出一箇人生出一箇物且不
便是一箇物更無此箇假道夫問陰陽舛錯兩暘不時

可謂之誠否曰雖倳地亦只是舛錯不是
假依舊是實在人則不要外面有裏面無
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者處也人傑
問毋友不如己作不與己者友則他人勝己者亦不與
之友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為高耳
問無友不如己者與勝己字如何曰勝己便是如己之意
人交朋友須求有益若不如我者豈能有益仍是朋友
才不如我時便無敬畏之意而生狎侮之心如此則無
益義胡

友不如己者自是人一箇病周恭叔看得大過了上馬者
吾師之下馬者若是好人吾教之中馬者勝己則友之
不及者亦不拒也但不親之耳若便使者須却之方可
琦

問集注謂友以輔仁不如己則有損而無益今欲擇勝己者與之為友則彼必以我為不及而不肯與我友矣雖欲友之安得而友之曰無者禁止之辭我但不可去尋求不如己者又其來也又焉得而却之推此則勝己者亦自可見道夫

趙兄問無友不如己者曰凡人取友須是求勝己者始有益且如八學作文須是與勝己者商量然後有所發明若只與不如己者商量則好者彼或不知不是彼或不識我又只見其不勝己渾無激勵之意豈不為害趙曰然則有不勝我者終不可與處乎曰若不勝者來求於我則不當拒之也聖人此言但教人求友之法耳壯祖問無友不如己者伊川以為同志何如曰此求之過大凡師則求其賢於己者友則求其勝者至於不肖者則當絕之聖人此言非謂又求其勝己者今人取友見其勝己者則多遠之而不及己則好親之此言乃所以救學者之病可學

問無友不如己者曰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為友若不如我者他又求來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與為友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肯時舉

吳知先問過則勿憚改曰程子所謂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曲折專以速改字上着力若今日不改是壞了兩日明日不改是壞了四日事今人只是憚難過了日一日（時舉錄云最要在速字上着力九有過若今日過則改則善可自此而積

今為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嚴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妄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謾而已何以主之毋友不如己亦然重亦不難見如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聽得便說說則無能得了舉動輕肆飛揚淺露其人輕易可知伯羽

語類卷二十一終

論語四

學而篇下

愼終追遠章

謹終追遠伊川云不止為喪祭推之是如此但本意只是為喪祭

王閒伊川謂不止喪祭此說如何曰指事而言恐曾子當初只是說喪祭推此意則每事都要存這些子雖謹終追遠專主喪祭而言若看得喪祭事重時亦自不易只就喪祭上推亦是多少事或說天下事皆要謹終追遠亦滑（明作）

胡叔器問追遠是親否曰言追則不是親了包顯道問遠

祖時人不解更有追念之意想只是親曰只江南来不如此湖北人上墳不問遠祖也哭這邦好人之一身推其所自則又有本便是遠祖畢竟我是它血脉若念及此則自不能無追感之情且如今老人不能得見箇孫子今若便見十世孫眸也憐畢竟是自家骨肉人只是不思量到這裏所以追感之誠不至也 義剛

陳仲亨說民德歸厚先生問如何謂厚是有餘之意陳未達曰謂如此已自得了更添此一件恰似着衣如此已暖了更加一件是之謂厚厚對薄而言若我未厚民自是趋從薄處去 義剛

問程子云推而至于天下之事皆能慎其終不忘心於遠如何曰事事皆要如此謹終則末梢難是理會教盡不忘

於遠遠是人易忘且如今追封人及祖父葬事這上是久遠恩澤人多是擾眼前有訪者有賞而無久而不忘底意思這般事若能追念起来在己之德既厚而民心亦有所興起 賀孫

夫子至於是邦章

敬子問夫子温良恭儉讓曰此子貢舉夫子可親之一節温之一事耳若論全體須如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德明

問温是恁地温和深厚良是恁地簡易正直恭是端嚴恭敬儉是省約有節讓是謙遜自甲曰良字說来是良即是良善猶今言善人一所謂易乃樂易坦易之易直如世人所謂白直之直無詐險底心如所謂開口見心

是也此豈亦須見得聖人不求人而人自求之意南升
或問良何以訓易直曰良如今人言無曉倚為良善無
阻密敝又曰易平易和易直無委曲節
李問良如何訓易直曰良善之人自然易直而無險詐猶
俗言白直也雉
問良易直之義曰予易坦直無許多艱深纖巧也鉢
亞夫問良何以為易直曰只是平易白直而已因舉韓詩
外傳有一段與樂記相似但易直子諒之心生矣處改
子諒二字為慈良此邦分明也時舉
問良易直也如何曰此心不傾險不巉戾自是乎易簡直
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慈良看來良字
邦是人之初心慈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孟子說明

隱之心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皆是這般心聖人教人先
要求此心正為萬善之總處寓
問儉就那處看曰儉只是用處儉為衣冠服飾用度之類
寓
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之意明作
聖人之德無不備非是只有此五者但是此五者皆有從
後謙退不自聖底意思故人皆親信而樂告之也夔孫
伯游問溫良恭儉讓一章曰最要看得此五字溫是如何
氣象良是如何氣象恭儉讓又是如何深體之於我則
見得聖人有不求人而人自求之底意思今人却無非
是求自請舉以進並是求人雖做宰相地位也是恁地
縱不肯明求也須暗地結托蓋以求人為常而不知其

為非也學而一篇多是先以此教人如人不知而不慍如云言令色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雖中庸亦多此意如衣錦尚絅皆是且要理會那不求底道理時舉龜山解夫子溫良恭儉讓有暴慢侈泰誠所當戒而先生以為其流至於為人似不然乞曰暴慢侈泰固所當戒但不當於此言龜山說話常有此畏罪福底意思在不知聖人溫良恭儉讓是自然常如此非欺為是以求聞改也賀孫

父在觀其志章

論父在觀其志曰此一句已有處變意思又有為而言節

父在觀其志沒觀其行孝子之志行也人傑

觀志觀行只是大緊須是無改方見得孝若大段悖理乖

又自當改此特言其常耳明作

邵漢臣說父在觀其志一章曰父在時使父賢而子不肖雖欲為不肖之事猶以父在而不敢為然雖無甚不肖之行而其志可知矣使子賢而父不肖雖欲為善事而父有所不從時有勉強而從父之為者此雖未見其善行而要其志之所存則亦不害其為賢矣至於父沒則自己自得為於是其行之善惡可於此而見矣父在時子非無行也而其所主在志父沒時子非無志也其所主在行故子曰云云也時舉

問此章上二句見守身之行下一句見愛親之心曰也不必做兩截說只是折轉說上二句觀人之大槩下一句就觀其行細看其用心之厚薄如何行雖善矣父道可

以未改而輕率改之亦未善也伯羽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道猶事也言道者尊父之詞人傑

或問三年無改曰是有可改而未十分急者只得且存之父在則子不得專而其志却可知父沒則子雖得專而其不改之意又可見此所謂孝祖道

三年無改謂是半上半下底事在所當改者但不可忽遽急改之若有殆其親之心有揚其親之過之意待三年然後徐改之便不覺若是大故不好底事則不在此限耳夔孫

才說三年無改便是這事有未是處了若父之道已是何用說無改終身行之可也事既非是便須用改何待三年曰若有大改

年考子之心自有所不忍耳若大段害人底事須便改始得若事非是而無甚妨害則三年過了方改了個問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只就孝子心上看孝子之心三年之間只思念其父有不忍改之心曰大率是如此但其父若有聖賢之道雖百世不可改此又就事上看直卿

云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亦好看南升○游氏說

游氏曰三年無改亦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爾謂此事當改但三年之間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改耳向時南軒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耳某與說若如此說則雖終身不改可也此章之意則云此事必當改但可以未改耳三年過則必當改也假使父有大段不是底事妨國害政者只得便改豈可必待三年曰若有大段

不是須是便改或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與此同否曰不同此章是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箇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為難問若然則何足以為難曰子孫不能守父之業而輕改之者多矣莊子乃能守之非難能而何先儒以為莊子之賢不及獻子疑其不能守父之政不能用父之臣而莊子乃能不改此其所以為難能也此說得之

游氏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此正是說得謹密處聖人之意亦正如此若以可改而未改則三年之後四年二改之其意如何既合於道雖終身守之可也奚止三年

若不合於道如盜跖之所為則不得不改若其事雖不善無甚緊要亦姑守之以待三年若遽改之是忘其親也其舊自朋友亦看此處不透與南軒說他却改作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此語與在所當改者大爭在所當改正是這樣事若不改則不當於理若要改則亦未為怠故遲之者以孝子之心不忍也 子蒙

三年無改游氏此解極好向時欽夫改作可以改可以未改却不是但此章必有為而發然無所考又曰免其親而最其過孝子所不忍為義剛

諸說唯游氏說得好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此說極緊此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處深味之孝子之心可見錄

問或說不改事父之道又說不改父存所行之道二說奚

擇先生反而問之歟從何說曰不改父在所行之道恐是曰然遂舉游氏可以改而未改者所謂三年云不必改者此說却切當若說道不可改雖終身守之可也豈止三年乎此為在所當改而可以遲遲三年者也自新法之行諸公務為緣飾文致一詞將此一句辨論無限或問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曰觀其文意便是父在時其子志行已自有與父不同者然於此三年之間必能不改父道乃見其孝不然所行雖善亦未得為孝此必有為而言然緊要在看游氏尹氏兩節意錄

戴智老問近見先生說此章疑聖人有為而發曰聖人之言未有若此曲折者疑當說時亦有事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故聖人言此又云尹氏說得孝子之心未說得事若如其說則孔子何必更說三年無改必若游氏說則說得聖人語意出錄

三年無改尹氏說得心於事上未盡游氏於事理上說得好故并載之使互相發祝壽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諸先生之說有過者謂要改有不及者謂不改有至當者須要將去辨別豈可不讀書耶

禮之用和為貴章

先生問學者今人行禮多只是嚴如何得他和答者皆不契曰只是要知得禮之意蓋聖人制禮一節是強人皆是合如此且如孔子與上大夫言時自然侃侃閒閒與下大夫言時自然侃侃在學

者須知道與上大夫言恰用閻閻與下大夫言恰用侃侃便自然和嘗謂呂叔説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衰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皆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黄有開因舉先生舊説云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畢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曰然雖直卿言禮之用和爲貴今觀内則一篇則子事父母之禮亦嚴矣然下氣怡色則和可知也觀玉藻鄉黨所載則與與則和可知也曰如此則和與禮成二物矣須是見得禮便是和不容可謂至嚴矣然而自肯幷心爲之而無厭倦之意者乃所以爲和也至嚴之中便是至和處不可分做兩截去看道夫伯游問禮之用和爲貴云禮之體雖截然而言欵自然有節攜節恭敬底道理故其用從容和緩所以爲貴苟徒知和而專一用和必至於流蕩而失禮之本體今人行事莫是用先全禮之體而雍容和緩以行之否曰説固是恁地却如何做功夫伯游云順理而行先生又遍問坐上諸友叔重曰知得是當然之理自幷心行之便自不拘迫時舉云其初須持敬持之久則漸熟熟處便和曰要須是窮理始得見得道理合用恁地便自不得不恁地如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固是用恁地如入公門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過位踧踖如也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為此終是不解和且如今人被此子燈花落手便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却便是知和而和矣（時舉○錄別出）

吳問礼之用和為貴先生令坐中各說所見錄曰頃之先生所教思之禮者天理節文之自然人之所當行者人若知得是合當行底自甘心行之便自不拘迫不拘迫所以和非是外面討一箇和來添也曰人須是窮理見得這箇道理合當用恁地我自不得不恁地安宴坐百拜而酒三行因甚用恁地如公門鞠躬在位踧踖父坐子立苟不知以臣事君以子事父合用為此終是不解和醼之時燈花落手便須說痛到灼艾時因甚不以為痛只緣知道自家病合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若要放教和却便是知和而和因甚不以為痛因甚不灼艾出於情願自不以為痛也所謂知和而和是有心了禮之用和是禮中之和教和便是離却禮了錄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中自有和須是知得當如此則行之自然和到和處方為貴因舉龜山與薛宗博說逐日會職事茶事其人云禮起聖人之偽今日會茶莫不消得如此龜山曰既是不消得因何又却會茶其人曰只此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為心中打不過龜山曰只此打不過處便是禮非聖人之偽禮之用和為貴只為不如此則心有不安故行之

自和耳錄

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礼如此之嚴分明是分毫不可犯却何處有箇和須知道吾心安處便是和如入公門鞠躬如也須是如此吾心方安不如此便不安才不安便是不和也以此見得禮中本來有箇和不是外面物事也又問知和而和是如何曰知和而和是一向去求和便是離了禮且如端坐不如箕踞徐行後長者不如疾行先長者到這裏更有甚禮可知是不可行也時舉

礼之用和為貴見君父自然用嚴敬皆是人情願非由勉強矯拂是人心固有之同然者不待安排便是和才出勉強便不是和聖人品節裁限使事事合於中正這箇當在這裏那箇當在那裏更不得過才過便不是禮若

和而知限節便是禮明作

禮之用和為貴和是自家合有底發見出來無非自然質孫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曰禮是嚴敬之意但不敢作而順於自然便是和和者不是別討箇和來只就嚴敬之中順理而安泰者便是也禮樂亦只是如此看祖道

或問禮之用和為貴君臣父子之間可謂嚴矣若不和則情不通曰不必如此說且以二人之持敬若拘迫則不和不和便非自然之理二人傑

問禮之用和為貴莫是禮之中便有一箇和莫是在用處曰禮雖主於嚴其用則和因舉禮主於減樂主於盈一節問禮樂二字相離不得曰也須著得各自為一物又

非判然二物又曰天下之事嚴而不和者却必和而不節之以禮者常多謙之
卻問禮之用和為貴曰如人入神廟自然肅敬不是強為之禮之用自然有和意又問和便是樂否曰也是禮中之樂未便是樂樂中亦有禮如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又是樂中之禮禮之和處便是禮之樂處便是樂之禮
問禮以全體言何故用和曰如此則不消得樂矣
小大由之言小事大事皆是節處禮樂合於禮便是樂故通書云陰陽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問禮之用和為貴是和在禮中知和而和是和在禮外曰只為它知和而和都忘却理耳 銖

有禮而不和則尚是存得那本之体在若只管和則併本都忘了就這兩意說又自有輕重 義剛
周舜功問從容不迫如何謂之和曰只是說行得自然如此無那牽強底意思便是從容不迫不是有禮後更添箇從容不迫若離了禮說從容不迫 ○ 剛錄 ○ 自恣義集注
禮主於敬而其用以和為貴然如何得他敬而和着意做不得才着意嚴敬即拘迫而不安要放寬些又流蕩而無節須是真箇識得禮之自然處則事事物物上都有自然之節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也故雖嚴而未嘗不和雖和而未嘗不嚴也又曰和便有樂底意思故和是樂之本閎祖

問集注云云上一截將從容不迫說禮之用和為貴甚分明但將從容不迫就下一截體驗覺得未通如鄉黨一書也只是從容不迫如何却會不行若會從容不迫必不會無節曰只是立心要從容不迫不得才立心要從容不迫必一間便都放倒了且如聖人恭而安聖人只知道合恁着恭自然不待勉強而安才說要安排箇安便添了一箇賀孫

問知和而和是從容不迫曰從容不迫雖是和然其流遂至於縱而無節又曰學者而今但存敬這心這心是箇道之本領這心若在這義理便在存得這心便有箇五六分道理了若更時時拈掇起來便有箇七八分底道理卓

仁甫問集注載程子禮樂之說何如曰也須先是嚴敬方有和若直是盡得敬不會不和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也自和這不待勉強如此是他情願如此便自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自然和若君失其所以為君臣失其所以為臣如何會和如諸公在此坐都恁地收斂這便是和若退去自放肆或乖爭便是不和通書說理禮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說得最好易說利者義之和也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割截裁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從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義做箇慘殺之物看了却道得利

方和利是乾卦一德如何這一句却去說義與他全不
識義如他處說亦然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方通
如曰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如易裏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唯聖人乎賀孫

問集注云和者心以為安而行之不迫後又引程子云恭
而安別而和二句竊謂行而不迫只說得恭而安却未
有別而和底意思曰是如此後來集注却去了程說柄

問伊川曰別而和別字如何曰分雖嚴而情却通如知和
而和一執離不完却疑記錄有差集義

問上蔡謂禮樂之道異用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情性之正
還是同出於敬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而同體還是同出於情性之正
敬則和這便是他同體處道

夫

問禮樂之道異用同體如何曰禮主於敬樂主於和此異
用也皆本之於一心是同體也然敬與和亦只一事都從這
裏發出則其體同矣記錄云邦只是一事都從這裏發出則其體同矣

敬固能和和如何能敬曰和是碎底敬敬是合聚底和
蓋發出來無不中節便是和處收斂來和無不中節便是敬處敬
敬與和猶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伯羽研少異同淳錄云問先生常云敬是合聚底和和是碎底敬是以敬對和而言否曰然敬只是
一箇敬無二箇節文和便不敬矣和便不是敬便不和矣是
也恰好這處也中節那處也中節若一處不中節之和便
是乖戾自然有箇氣象在這裡坐便自有箇氣象是一箇敬分不得才有兩箇便不敬
也寓錄云敬只是事事中節若這處中節那處不中節則處處皆和是
乖戾自然有箇氣象又曰凡恰好處皆是和但敬存乎此則禽

盛謗辨自然而和

問禮樂同體是敬與和同出於一理否曰敬與和同出於一心曰謂一理如何曰理亦說得然言心却親切敬與和皆是心做曰和是在事否曰和亦不是在事在心而見於事淳

童問上蔡云禮樂異用而同體是心為體敬和為用集注又云敬為體和為用其不同何也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大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南為南移向北立則北中又自有南北體用無定這處體用在這裏那處體用在那裏這道理儘無窮四方八面無不是千頭萬緒相貫串去指旋曰分明一箇曾了又一層橫說也如此豎說也如此翻來覆去說都如此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淳道夫錄異

問禮樂之用相反相成曰且如今對面端嚴而坐這便是禮合於禮便是和如君臣之間君尊臣卑其分甚嚴若以勢觀之自是不和然其實却是其心為之皆合於禮而理自和矣且天子之舞八佾諸侯六大夫四皆是當如此若天子舞天子之舞諸侯舞諸侯之舞大夫之舞此便是和若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此便是失禮失禮便不和易言利者義之和也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簡斷制底氣象有凜然不可犯處以不和矣其

實却和君臣而僭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則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即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得本分時你得你底我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則上下相攘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老蘇作利者義之和論却把利別做一箇物來和義都不是了他於理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去 卓

問諸先生以和爲樂未知是否曰和似未可便說樂然亦有樂底意思

信近於義章

問信近於義言可復也如今人與人要約當於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義與不合義合義則言不合義則不

言言之則其言必可踐而行之矣今不先度其事且鶻突恁地說了到明白却說這事不義我不做則是言之不可踐也言而不踐則是不信踐其所言又是不義是不先度之故 卓

凡言須先度是非可否果近於義而後言則其言可踐恐不近於義其言將不可復也 德明

問言可復也曰前輩說都是說後來事如說出話了後看是義與不義方理會復與不復若是恁地更不消說也

得某看來是要人謹於未發皆是未交際之先 賀孫

問信近義恭近禮何謂近曰近只是合古人下字寬今且就近上說雖未盡合義亦已近義了雖未盡合禮亦已

只問信近於義曰與人要約不是當不問行得行不得次
第踐其言則害於信須是合下要
約時便審令近義致恭亦然若不中節不失之過則失
之不及皆是取辱潛子善因曰近字說得寬曰聖賢之
言不迫切

或問信近於義莫便是合義恭近於禮莫便是中禮先生
曰近亦是對遠而言遠於義則言不可復遠於禮則必
不能遠恥辱

或問集注云約信而合其宜致恭而中其節合其宜便是
義中其節便是禮如何是近義近禮曰此亦大綱說如
巧言令色鮮矣仁之意然只得近於義近於禮亦好是
廣

問如何得約信而合其宜曰只是不妄發曰萬一料事不
過則如之何曰這却無可奈何邦是自家理不明爾問
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這恥辱是在人在己曰兼
有在裏且如見尊長而拜禮也我邦不拜被詰問則無
以答這便是為人所恥辱有一般人不當拜而拜之便
是諂諛這則可恥可辱者在我矣道夫

因不失其親親如親仁之親人傑○以下因親可宗

因如今人云倚靠人之意宗即是主字如主雖由之主必

大

因如因緣辟之因因猶傍也親又較厚宗則宗主之又較
重問注因仍苟且曰因仍與苟且一樣字因仍猶因循
苟且是事恁地做一般人初間不謹擇便與他交下梢

他有氣勢便道是我来宗他豈不被他累孔子當時若不擇揀去主離殖便被壞了寓

所依不失其所可親之人亦可宗而主之矣主猶主顏讎由

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須於其初審其

所可親者從而主之可也賀孫

宗主也所宗者可以久而宗主之如夫子於衛主顏讎由

則可親之人若主離殖與寺人瘠環便是不可親之人

此是教人接人底道理也時舉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三字有淺深輕重因乃泛言親則

近之矣宗則尊之也如孔子於衛或舍於寺人瘠環之

家然謂之親則不可學

問亦可宗也曰我所親之人將来便可為吾之宗主主如

主顏讎由之主且如此人不可親而吾乃親之若此人

他日浮志援我以進則是我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

蔡卞之薦後来攀脫不得乃是失其所親者也人傑

漢臣說因不失其親曰与人交際當謹之於始若其人下

来不可宗主則今日莫要親他若今日苟且過了与之

相親則下来所宗非其可宗者矣時舉

因字輕宗字重初間若不子細胡乱与之相依下梢却是

宗他且如做官與箇至不好底人往来下梢忽然為

他所薦舉便是宗他賀孫

正淳問亦可宗也曰如今初間與好人相親後来受他薦

舉辟差便是着宗他此是前不失親後亦可宗也賀孫

問因不失其親曰因字最輕偶然依倚他此時便須物色

其人賢与己不賢後去亦可宗主如韓文公與崔群書所論交往或其人後不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歉悔之亦不可處相似所

問因不失其親曰而今與人同官也是相親將来或用它薦舉因它起擢便着宗主它如所親者不善安知它與日不能薦舉我起擢我便着宗主它這箇便是失其所可宗者信近義恭近礼因不失其親此二句是今日下事言可復遠恥辱亦可宗是將来底事銖

此一節須作兩截看上面恭近於礼信近於義因不失其親是接物與人之初下數句却是久而無弊之効但當初合下便須著思量到無弊處也時舉

問信近於義一段曰未説著不必信只是信合於宜且如

一人相約為事已許之必間却不行是不合義不可踐矣恭凡致敬皆恭也禮則辨其異若与上大夫接而用下大夫之恭是不及也與下大夫接而用上大夫之恭是過也過與不及又取辱矣可孝

問信近於義一章曰約信事甚多今與人約做一件事須是合當做底事方可與之約則所約之言方可行如不旬約之事則休與之約一謂其不可行也問恭近於礼謂致敬於人須是合當加禮之人曰不是加禮如致敬於人當拜於堂上乃拜於堂下當揖却拜皆是不中節適以自取辱問因不失其親謂依賴於人須是得箇正當可親近之人而後可以宗主曰也是如此更子細推去又問集注人之言行交際一段恐言是約信行是致敬

交際是依人曰大綱如此此說皆交際也言可復便是行
南升

此一章皆是言謹始之意只如初與人約便用恩量他日行得方可諾之若輕諾寡信也大抵人非笑固是辱合當堂下拜去在堂上拜却下堂拜被人非笑因失其親且如此人不好初去上拜被人千罵亦是辱因失其親他時似不害將來主張方可親他且如趙普一流是揀擇見得是好了便用主之非其人雖悔何及大率有子說底話奧旨雖毓秉面儘有滋味須用子細玩味明作

一問因不失其親集注舊連上句義禮後本却不如此曰後來看得信與義恭與禮各是一事有此兩項李問恭近於禮曰非止謟媚於人是取辱之道若恭不及禮亦能取辱且如見人有合納拜者却止一揖有合不拜者反拜他皆不近禮不合拜固是取辱若合拜而不拜被他責我不拜豈不是取辱

先生因言論語中有子說數章文勢皆與此說雖

古人文字皆叶韻如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宗叶音族淳

楊允叔問伊川言信非義近於義者以其言可復也恭非禮近於禮者以其遠恥辱也信恭因不失近於義禮亦可宗敬也此說如何曰某看不當如此說聖人言語不

恁地連纏要去致敬那人合當拜却自長揖則為不及於禮禮數不至人必怒之豈不為辱合當與那人相揖却去拜則是過於禮禮數過當彼人不答豈不為恥所依者須是得其可親之人方可如一般不好人來薦我是為失其所親須是合下知得此人是如何於其初謹之可也若失其可親之人而宗之將來必生悔吝問橫渠說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此却似倒了文義矣重在下句相似如何曰此便是先儒舊底說它為惑箇也字故然如某解底也字便只是箇矣字又問程先生所解是於文義不合乎是道理未又然乎曰也是一說但如此說都無緊要了如橫渠說底雖似倒猶有一截工夫程先生說底某使曉未得直卿云他猶可也中一句最難說曰他有說不倒時伯羽又問謝氏說末云歎兒此惟學而已故人貴乎明善此雖無謹始慮終之意然大段意好否首肯之曰然人固貴乎學但學是乎昔當如此此是說事之發慮當審也伯羽

踐却便反害於信矣問橫渠云寧言之不顧不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恥辱不徇人以失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此却似倒了文義矣重在下句相似如何曰此便是先儒舊底說它為惑箇也字故然如某解底也字便只是箇矣字又問程先生所解是於文義不合乎是道理未又然乎曰也是一說但如此說都無緊要了如橫渠說底雖似倒猶有一截工夫程先生說底某使曉未得直卿云他猶可也中一句最難說曰他有說不倒時伯羽又問謝氏說末云歎兒此惟學而已故人貴乎明善此雖無謹始慮終之意然大段意好否首肯之曰然人固貴乎學但學是乎昔當如此此是說事之發慮當審也伯羽

問程先生說如何曰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他意思要說也字出恐不又如此說范氏說如何曰范說不甚好恭近於禮恭合下便要近禮信近於義信合下便要近義故其言可復恥辱可遠信只似與人相約莫要待得言不可復時欺狥前言便失義不狥便失信只是低頭唱喏時便看近禮與不近禮問大人言不又信又如何曰此大人之事大人不拘小節實通不拘且如大人不是合下便道我言須是不信只是到那箇有不又信處須着如此學者只要合下信便近義恭便近禮幹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須是見得自家心裏常有一箇合當著緊底道理此類自不暇及若說道要在此地着緊都不濟事

問敏於事而謹於言先生謂不敢盡其所有餘如何曰言易得多故不敢盡行底易淳不足故須敏又曰行常苦有餘謙之

問食無求飽一章先生嘗語學者曰此須是反覆看其意如何曰若只不求安飽而不謹言敏行有甚意思若只謹言敏行而不就正於有道則雖就有道亦無可取正者聖人之言周備無欠闕類如此中庸尊德性道問學數語亦此意廣

事雖行故要敬言易出故要謹就有道而正其言行之是非蓋求飽求安是其存心處敏行謹言是其用工處須是正方得又曰有許多工夫不能就有道以正其是非

也不得若無許多工夫雖欲正亦徒然又曰敏於事是合當做底事須便要做了明作

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而不敏於事不謹於言也未是好學若不能恁地則就有道而正焉又是正箇甚麼但能敏事謹言而不就有道而正也不得這裏面折一句不得義剛

就有道而正焉若先無李領就正箇甚然但知自做工夫而不就正於有道未必自家見得便是反覆兩遍看方盡大抵看文字皆當如此閎祖

就有道而正焉是上面做得許多工夫既有根本方可就正於有道或錄云學者須先有箇正也禪家云三家村也有箇正根本方可

叢林須是自去做工夫得七八分了方來從師有箇

當此時一兩句便可剖判今來此逐旋學也難又云月

久從師去也好南升

問就有道而正焉只是正上面言與事否曰不是說上句

太堅言每用取正於有道之人若是說上句居無求安

食無求飽敏事謹言皆自當如此又何用取正耶雉

貧而無諂章

富無驕貧無諂隨分量皆可着力如不向此上立得定是

入門便差了士毅

希真問貧而無諂一章大意謂人必當如此曰不是說又着如此但人且要就自身已上省察若有諂與驕之病且就這裡克治賀孫

問富而好禮曰只是不奢侈凡事好循理不恁地勉強好

有樂意便全不見那驕底意思有人亦合禮只是勉強
如此不是好淳
曾氏祖云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須是先能如此方可以到
那樂與好禮田地曰不特此章如此皆是恁地如適來
說食無求飽樣也是恁地義剛
可學云無諂無驕尚有貧富之心至樂好禮則忘之矣曰
貧而諂富而驕最不好添一無字恰遮蓋得過樂與好
禮功於此上加功可學
問貧而樂如顏子非樂於簞瓢自有樂否曰也不消說得
高大要是貧則易諂富則易驕無諂無驕是知得驕諂
不好而不為之耳樂是他自樂了不自知其為貧也好
禮是他所好者禮而已亦不自知其為富也曰然

者相去甚遠乎曰也在人做到處如何樂與好禮亦自
淺深也消得將心如此看且知得是爭一截學之不可
已也如此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與貧而樂富而好禮此無次序只看
資質與學之所至如何資質美者便自能貧而樂富而
好禮如未及此却須無諂而後能樂能無驕而後能好
禮也
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是學要
透其精極否曰看文字要脫灑不要黏滯自無諂無驕
若貧而樂富而好禮方為精極不可道樂與好禮須
要從無諂無驕上做去蓋有人資質合下便在樂與好
禮地位不可更問來做無諂無驕底工夫孔子意做兩

人說謂一般人無諂無驕不若那一般人樂與好禮較勝他子貢意做一人說謂無諂無驕不若更樂與好禮淳

楊問貧而無諂一段曰此是兩節不可如此說世間自有一般資質高底人合下便能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了終不成又教他去學無諂無驕集注說學者不可忽下而趨高却似有先後不可躐等之意曰自與學者言之是如此今人未能無諂無驕却便到貧而樂富而好禮如何得聖人此語正似說兩人一般猶言這人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固是好然不似那一人貧而樂富而好禮更勝得他子貢却盡得無諂無驕底了聖人更進得他貧而樂富而好禮地位寓

上條疑同聞集注非今本

問子貢問貧無諂富無驕伊川諸說大抵謂其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今集注謂其先貧後富則是亦嘗如後世之生產作業矣曰恐是如此貨殖須是有此始得聖人既說當事了賀孫

當事了賀孫

吳仁父問此章曰後面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為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為此不可不切則磋無所措切與琢是無諂無驕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時舉

磋與磨是樂與好禮集注謂超乎貧富之外者蓋若為貧而樂與富而好禮便是不能超貧富了樂自不知貧

好禮自不知富明作
叔蒙問子貢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若只是說夫子樂與
好禮之意又何以謂之告往知來曰他說意思關非止
說貧富故云告往知來賀孫

問知來指何者而言曰子貢於此煞是用工夫了聖人更
進一上面一節以見義理不止於此然亦不止就貧富
上說講學皆如此天下道理更闊在寓

問貧而無諂章曰公只管纏某義理無窮一句子貢問無
諂無驕夫子以為僅可然未若樂與好禮此其深淺高
下亦自分明子貢便說切磋琢磨方是知義理之無窮
也直卿云若謂無諂無驕為如切如琢樂與好禮為如
磋如磨則下文告往知來一句便說不得切磋琢磨兩

句說得來也無精采只此小小文義間要用理會子貢
言無驕孔子但云僅可而已未若樂與好禮子貢便知
義理無窮人須就學問上做工夫不可少有得而遽止
詩所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者
其此之謂乎故子曰賜也可與言詩告諸往而知來告
其所已言者謂處貧富之道而知其所未言者謂學問
之功南升錄別出
文振問貧而無諂一章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比他樂與
好禮者別人便說不足道聖人只云可也蓋可也時便
也得了只是比樂與好禮者又不能
好禮若於諂與驕中求樂與好禮此如適越比其轅反
行求及前人無可至之理集注中所謂義理無窮者不

是說無諂無驕至樂與好禮處便是義理無窮自是說
切磋琢磨處精而益精爾視
陶安國問貧而無諂章曰聖門學者干夫確實縝密逐步
捱去下學上達如子貢之無諂無驕是它實做到這裡
便已見得這裏聖人知其已是實了得這事方進它一
步它方始道上面更有箇樂與好禮便豁然貫通既得義理
無窮學問不可少得而遇已也聖門為學工夫皆如此
子路衣敝縕袍而不恥孔子稱其不求它實到此
位但便以此自喜故孔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它方知
道尚有功夫在此正與子貢無諂無驕一章相似今之
學者先知得甚高但着實行處全然欠闕了且如樂與
好禮今人皆知道是強得無諂無驕便貪要說它却不

知無諂無驕功夫自未實進得却恐從這處做病痛程
門諸公不能盡聞伊川之說然却據它所聞各做工夫
今語錄悉備向上道理知得明皆說得去只是就身分
上一切實工夫大欠了銖
或問集注云學者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極致
亦不可驚於虛遠而不察切已之實病也曰固是要進
然有第一步方可進第二步壽
仲思問樂與好禮曰無諂無驕此就富貴裏用功耳樂與
好禮則大不干事至此蓋富亦樂貧亦好禮而言貧樂
富好禮者但且因貧富上而舉其重者耳明道曰貧而
樂非富而好禮不能貧而樂不能伯羽
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集注

漢臣問患人不知人也如何知得他人曰見得道理明自然知人自家不識得道理破如何知得他人賢否時舉仁父問此條以知己與知人對說須是先從裏面做出若自家不能知得人便是自家不知得道理賀孫

問知人是隆師親友曰小事皆然學做工夫到知人地位已甚高可學

問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曰自家德行充於中不待人之知若自家不知人這箇便是不知道不知則所見不明不能明人之賢否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知言如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若能知言他終開口自家便知得他心裏事這便是知人若宰相不能知人則用捨之際不能進賢而退不肖若學者不能知人則處明友之際豈能擇乎又曰論語上如此言者有三不病人之不己知病其不能也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聖人之言雖若同而其意皆別病其不能者言病我有所不能於道求為可知者當自求可知之實然後人自之行以斷人之必知卓之雖然如此亦不是為聒聒灼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人也今人都倒做了工夫

語類卷二十二終